香溪集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香溪集

(二)

范浚撰

香溪集卷七

論

性論上

天降衷曰命。人受之曰性。性所存曰心。惟心無外。有外非心。惟性無僞。有僞非性。僞而有外者。申韓之私也。性天之公也。心主之也。意迷之也。迷而不復者爲愚。知而不迷者爲知。不迷而止焉者爲仁。仁卽心。心卽性。性卽命。豈有二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能盡其心則意亡矣。意亡則寂然不動者見焉。是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所以強名夫寂然不動者也。然而又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必於寂然之中。有不可以動靜名者焉。然後爲性。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亡。勿助長者。蓋求知性之道也。或曰。孟軻知性。以性爲善。善果性耶。後世以軻與荀揚同論。於軻不能無譏。善果非性耶。曰。學者之患。在不求其是。而爲衆說之惑。苟捨衆說而自求其是。則是得而衆說之然否昭昭矣。且夫性不可言。而可言者曰靜。子姑從其靜者而觀之。將以爲善乎。將以爲惡乎。必曰善可也。然則善雖不足以盡性。而性固可以善名之也。彼荀卿者。從性之僞而指以爲性。故曰。人之性惡。性豈本惡也哉。且以古人之不善者。無踰桀紂。桀紂誠惡矣。龍逢比干。言其不善。則諱而怒之。是知不善之可恥者。固自善

也。性豈本惡也哉。彼揚雄者。求性之所謂而不得。則強爲之說曰。人之性也。善惡混。雄不明言性之果善果不善。而以爲善惡混。是意之云耳。意之而爲不明之論。庶幾後世以我爲知性之深也。雄豈眞知性哉。且水之源無不清。性之本無不善。謂水之源清濁混。是未嘗窮源者也。謂性之本善惡混。是未嘗知本者也。故曰雄意之云耳。或曰子以善爲不足以盡性。豈性與善異耶。曰善、性之用也。夫豈有二哉。孟子知性。故不動心。又以性之用教人。故道性善。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繼乎道。則非道也。性成乎道。則與道一矣。然則善不足以盡性明矣。且孟子亦豈以善爲足以盡性哉。其言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使孟子以善爲足以盡性。則一言而足矣。豈復以信與美與大與聖與神爲言乎。故曰。孟子道性善。以性之用教人也。

性論下

天下一性也。愚與明。氣之別也。善與惡。習之別也。賢與聖。至之別也。氣習與至雖異。而性則同也。故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非天下一性耶。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說者謂。凡人之生。性初相近。已而或爲善。或爲惡。則相遠矣。嗚呼。是果聖人之意乎。人之性果初相近而後相遠乎。是大不然也。予之說曰。天下一性也。其初豈徒相近而已哉。直同焉耳。孔子以謂人之或爲善。或爲惡。其性未嘗不相近。其所以相遠者。特善惡之習而已。如是則惡人捨其習而之善。不害爲善人。善人忘其

習而之惡未免爲惡人也譬之猶水其出同源及派而別流或清焉或濁焉雖有清濁之異然濁者澄之則爲清清者汨之則爲濁豈不以爲水者實相近耶性譬則水習譬則清濁之流是性常相近而習則相遠也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何也曰上智下愚性之相近固自若也所謂不移非不可移也上智知惡之爲惡介然不移而之惡下愚不知善之爲善冥然不移而之善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或曰堯之聖不能化丹朱子以爲下愚可移何耶曰可移者丹朱之性不移者丹朱之愚也愚非性也氣也夫人之稟生氣濁則愚氣清則明氣清之純則爲上智氣濁之純則爲下愚清濁之氣兩受而均則爲中人氣清不純則智而非上智也氣濁不純則愚而非下愚也愚而非下愚者或能移之故曰雖愚必明下愚則冥然不移矣故曰惟下愚不移丹朱氣濁之純者也雖堯其能使之移哉故曰可移者丹朱之性不移者丹朱之愚也且以子路汴之野人性鄙而好勇力冠雄鷄佩猳豚陵暴孔子惟其愚而非下愚也故孔子設禮稍誘之遂儒服委質移而之善於其死也結纓而不亂非所謂雖愚必明者乎嗚呼說者不能知性而妄釋吾夫子性習與不移之論學者益以惑矣

詩論

孔子純取周詩上撫商下著魯凡三百十一篇又總其義而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至若遺章逸句素以爲絢偏其反而之類苟有取焉必掇拾誦說不忍棄去孔子於詩可謂篤矣然其爲詩之說則不過以明大義初未嘗深求曲取爲穿鑿遷就之論故其說曰吾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於淇澳見學之可

以爲君子。於考槃、見遁世之士不悶。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於鷄鳴、見古之君子不忘欽。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曰。詩之好仁如此。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夫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凡夫子爲詩之說。率不過以明大義。故當時從夫子學。如卜商。如端木賜。其於爲詩。皆能因告往而知來。亦務通乎大義。後世無及者。嗚呼。深求曲取穿鑿遷就之論興。而詩之義始不明矣。今世之說詩者。必欲於是詩求是事。故不得不爲穿鑿遷就之論。是安知詩人固有婉其辭而義自見者哉。葛生、刺晉獻公好攻戰。詩不言攻戰事。而曰予美亡此。誰與獨處。又四章皆言國人喪亡意。獨言國人多喪亡。是以知其君好攻戰也。大田、刺幽王時矜寡不能自存。詩不言矜寡困窮事。而曰彼有不穫稚。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獨言成王時寡婦有遺秉之利。是以知當時矜寡困窮也。若必於是詩求是事。豈知詩者哉。嗚呼。固於詩。則必爲穿鑿遷就之論。詩之義始不明矣。抑嘗復熟三百篇。而求其大義。知詩之志與春秋不殊旨也。讀長發、而知桀之亡。商之所以興也。讀大明、而知周之興。紂之所以亡也。讀黍離、而知天下之無王也。讀下泉、而知天下之無賢方伯也。讀菟爰、而知王師之敗績也。讀苕之華、而知夷狄之凌中國也。讀角弓、而知中國之爲夷狄也。讀揚之水、而知僭臣之漸。其變爲篡也。讀出其東門、而知公子爭立之禍也。讀丰、而知婚姻之道缺也。讀著、而知親迎之禮絕也。讀白華、而知嫡庶之亂也。讀正月、而知女禍之可以滅國也。讀十月之交、而知災異之並見也。讀文武成王之詩。而知太平之盛。德之修也。讀幽厲陳靈之詩。而知放逆之禍。惡之由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詩之志。與春秋豈殊旨哉。此則

詩之大義。無事乎穿鑿遷就而自明者也。

易論

昔者仲尼與羣弟子難疑答問。及羣弟子相與論議。而接聞於夫子。其言具存。凡二十篇。曾無一以易爲問者。厥後孟軻以仁義之說倡於戰國。其書凡三萬四千餘言。亦無一語及易。世儒疑之。及觀秦燔典籍。大經大法俱爲寒灰。而獨易以卜筮之書得不亡滅。然後知孔門弟子與孟軻之有得於易也。蓋當春秋時。有爲易說者。皆出於卜筮。如周太史爲陳侯筮陳仲。遇觀之否曰。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士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曰。歸妹之睽。猶無相也。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遇蠱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凡此類見於傳記。不可縷數。未有不出卜筮而言易者。況當秦之時。去古益遠。士不知經。其獨以易爲卜筮之書固宜。然則言易者必出於卜筮。則有得於易者。固無待乎必言易也。且孔子爲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與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先儒以爲十翼。則夫子言易備矣。而門人又何問乎。至若孟軻說時君以正道。初不爲甚高難行之論。特出於桑而衣。田而食。禁數罟以繁魚鼈。時斧斤以足材木。育鷄豚狗彘。以爲老者之膳味。使民得以養生送死無飢寒。不給之虞。其言雖不越乎日用易知之淺事。要皆百姓所甚急。不可一日無有。而歷千萬世所必行者。雖聖人復起。無能變易而不用。是乃軻之所以深於易也。蓋包犧神農黃帝堯舜。此數聖

人者。後世仰望。意其道若登天然。不可幾及。逮考其取易象而制民用。則不過網罟耒耜日中爲市。製絲麻布帛之衣。與夫舟楫臼杵。服牛乘馬。重門擊柝。上棟下宇。棺槨書契。類皆日用易知之淺事。然亦皆不可一日無有。而歷千萬世所必行者。蓋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是乃易之所以爲精微深賾。而聖人所以通其變。神而化之者也。孟軻明乎此。故其言王道。不越乎民之日用。是雖無一言及易。其不爲深於易乎。嗟夫。易之卜筮爲用大矣。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而極乎至精至變至神。古之人惟知夫卜筮之用大。故知易之廣大而不禦。雖用以卜筮。不害其深於易也。後世徒以卜筮爲吉凶占驗而已。故自軻之外。寡能明易者。至漢人別著卦以資射覆。而自謂知易。嗚呼。其幾以易爲戲哉。

書論

予嘗讀大誥酒誥與夫多士多方等篇。切怪其辭微義奧。雖宿儒老學。有疑滯而不能句者。當時羣下。何從明其說以知上之旨意哉。或者以爲三代盛時。家塾黨庠所以肄業者。固已目習耳熟。則於上之誥命。夫人而能通其義。然抑聞之昔者史佚不斂下殤於宮。召公問之。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夫豈者惟拒之辭。豈不可云者。周公所以深言不可也。史佚不達其旨。謂爲許已。因遂行之。召公、賢相也。史佚、賢史也。以兩賢者。而不能明周公之一言。謂當時羣下。夫人而能通誥命之說。其可乎。意者一時致仕之臣。爲州里父師少師。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羣下於誥命有不能曉。則父師少師與州長黨正之徒。開諭詔告。使之心釋意解。知所以教戒之義。則庶乎可也。陳壽曰。皋陶之謨略

而雅。周公之誥悉而煩。皋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夫惟略而雅。故其言渾厚簡直。理暢而旨顯。惟悉而煩。故其言丁寧反覆。必有義奧而難通者。非聖人於作誥。故爲是詰屈艱深之辭。理勢然也。蓋聖人樂與人同。欲發一言措一事。惟恐少拂天下之心。凡所以曉告羣下者。必累千數百言。回復委曲。使天下之人。煥然皆無疑於吾言而後已。蓋其諭之深。則民知之審。民知之審。則其發命而作事。天下靡然趨之。無猶豫不前之惑。聖人以爲凡民雖愚。要可以理曉。難以強服。與其臨事而民心有所未喻。相視前卻。乃始有紛紛乖異之議。孰若先事未發。深陳而力告之。使羣下與吾一心。無憮然不樂於吾所爲者。此聖人寬大忠厚之至。所以盡人情。使天下不難於從令。故其言不得不悉而煩也。多士曰。非我小國敢弋商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又曰。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夫當成王時。商亡久矣。而頑民嘗與祿父爲惡翻動。周公誅之。豈其無罪。而必曲爲遜辭告之如此者。意若以謂。非我周敢弋取商命。惟天不與商。惟民秉心爲我。爾王家固已之我。不復有變矣。爾商民何爲不服哉。蓋聖人務使天下樂推不厭。故不以力誅頑民之身。而必欲有以深服其心。夫惟深服其心也。是以周雖衰。猶歷數百年。雖無賢聖之君。人心猶歸之不去。然則周誥之煩。是周公所以服人心也。非其理勢然歟。

春秋論

春秋。聖人所以書王法也。辭嚴義密。世之學者。皆病其難明。蓋未嘗詳味乎經。而徒以三傳亂之。則筆削

之旨。湮鬱而不著。小儒陋生。往往投編輟誦。漫不曉爲何等語。甚者置經不問。顧取三傳之說可喜者誦之。是所謂買櫝還珠者也。昔者楚人賣珠於鄭。爲木蘭之櫝。薰以桂椒。綴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嗚呼。先聖大經。不幸而爲楚人之珠者。以三傳浮辭爲之櫝也。唐盧仝善學春秋。束三傳於高閣。而抱遺經以究終始。故其作春秋摘微。不任傳以尊經。明聖人之旨爲多。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左氏曰。修惠公之好也。夫引夷狄而會中國。明隱公之罪。豈修好謂哉。仝則曰。戎非中夏敵公。輒會之。是無王也。桓公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於讙。公會齊侯於讙。穀梁傳曰。爲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夫公不親迎。但會於讙。豈禮也哉。仝則曰。齊侯逆女非禮。公又會之。皆失禮也。莊公三十一年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公羊曰。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夫有四夷之功。不獻於天子。而獻於魯。所以深誅齊侯。豈惡其威我哉。仝則曰。齊爲霸主。反獻捷於魯。故謹始末以罪之。又責齊侯無戴天子之意。凡仝之說。若此類者衆。由其知有經而不知有傳。故於聖人之旨。獨有得乎心也。竊嘗取春秋之經。復熟諦玩。然後知聖人之辭甚嚴。而褒貶之義甚密也。隱公七年冬。書曰。戎伐凡伯於楚邱以歸。凡伯、天子使。楚邱、衞地也。天子之使而戎伐之。以見夷狄陵中國之甚。地以楚邱者。責衞之不能救。稱以歸而不言執。則不與夷狄執天子之使。且責凡伯之不死位而爲戎纍囚也。又以責戎所經以歸之國。皆安視凡伯而莫之救。天子方伯。亦終莫之能討也。此則聖人之微旨。其嚴且密如此。而左氏乃以謂戎嘗朝於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故見伐於楚邱。公羊曰。執之而言伐之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穀梁曰。

戎若衞也。戎衞者。爲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使學者讀經。而以三傳亂之。則戎伐凡伯於楚邱以歸之義。果安在哉。故夫不任傳以尊經。乃可謂善學春秋者也。

月令論

月令見今戴記。漢賈逵、馬融、蔡邕、魏王肅、皆以爲周公作。晉孔晁因曰。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而鄭康成、高誘等。以爲秦呂不韋時集諸儒作。唐孔穎達因曰。不韋十二月紀。正與月令文同。而小異者。纔三數字耳。束晳則又以爲夏時之書。劉子玹則又以爲秦諸儒取聖王月令之事記之。牛里仁則又以爲雜有虞夏商周之法。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全稱秦典。然竊考之。周三公不稱相。至六國時始稱相。而月令孟春曰。命相布德和令。周有大司馬無太尉。至秦官始有太尉。而月令孟夏曰。命太尉贊桀俊。周有內宰無奄尹。而仲冬曰。命奄尹申宮令。周有酒人無酋人。而仲冬曰。命大酋秫稻必齊。周以建子爲正。而季秋曰。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周以上春覺龜。而孟冬曰。命太史覺龜。周五時迎氣。皆前期十日齊。而孟春曰。先立春三日。天子齊。又若孟春言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仲冬言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之類。決非周公語也。則月令不出周公時明甚。然當呂不韋時。秦始皇未幷天下。尙稱王。而月令云天子。秦未改周政。而月令以孟冬爲歲首。不韋方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幷天下。食客至三千人。家僮至萬人。而月令仲冬云。罷官之無事者。凡此又疑不盡爲呂氏時書也。若以始皇既幷天下稱天子。而秦人取不韋書增加之爲月令耶。則始皇既幷天下。罷侯置守矣。而月令孟夏曰。行賞封諸

侯。始皇置三十六郡矣。而季夏曰。命四監大合百總之秩芻以養犧牲。始皇以十月朔爲正矣。而季冬曰。天子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始皇子弟爲匹夫矣。而季冬曰。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始皇更民名曰黔首矣。而孟春曰。行慶施惠。下及兆民。始皇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矣。而孟春曰。天子載青旗。衣青衣。凡此則又非始皇爲帝時書也。既非周公時書。又非呂不韋書。又非始皇既爲帝時書。則月令果何人作耶。予詳求其說。蓋以爲呂氏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十二紀。初非出一手也。至漢淮南王安與蘇飛、李尙、及諸儒大山小山等著書。又取呂氏十二紀。附益爲時則訓。今見淮南鴻烈解。蓋亦諸儒爲之。而非出一手也。夫十二紀既非出一手。漢人取而附益之。又非出一手。已而禮家抄合於禮記。則月令豈一人之爲哉。意不韋賓客著所聞。或取虞夏商周之遺典。或據時事以爲說。其後漢諸儒又增加之。故月令官名時事。雜用虞夏商周秦漢之制。何以知月令雜用虞夏商周之制也。蓋鸞車有虞氏之路也。而孟春曰。天子乘鸞路。周之大司寇。在夏爲大理。而孟秋曰。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又凡月令。皆本夏時。多與夏小正合。而車旗衣服。皆取於商之制而有變焉。以此知其雜用虞夏商周之制也。何以知月令雜用漢制也。按前所論。季秋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以爲周。則不當謂十月以爲秦。則不當言諸侯。蓋淮南王安與諸儒著書。在文帝時。漢猶以冬十月爲歲首。而又有諸侯。故合諸侯與爲來歲受朔日之說。惟稽之漢制。無齟齬不合者。當是漢儒增加不韋季秋紀中語。而漢人傳者。因以鴻烈解爲正。併易呂氏季秋本文。從時則訓。禮家又取以爲月令。故今三書季秋合諸侯與爲來歲受朔日文皆同。

以此知其雜用漢制也。何以知漢人取十二月紀增加之也。按周禮秋獻龜。與凡取龜皆用秋時。實夏之秋耳。月令季夏乃曰。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蓋作月令者。誤以秋獻龜。據周秋之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故妄於季夏言登龜。以其誤妄。知漢人增加之也。又按時則訓。孟春之月。招搖指寅。其位東方。其日甲乙。盛德在木。服八風水。爨箕燧火。東方御女。青色。衣青衣。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於青陽左个。以出春令。凡此類皆呂氏書所無。則漢人增加亦多矣。豈惟季秋紀哉。鄭康成於鴻鴈來注云。今月令鴻皆爲候。孔穎達謂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爲古。不入禮記者爲今。蓋戴聖刪大戴書爲四十六篇。謂之戴小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

香溪集卷八

論

周論

周有天下。傳三十七王。歷年八百六十有七。視夏商最爲長久。而卒所以失天下者。無令王以復興周道。故陵遲而遂亡也。或者過周東遷。謂爲失計。是知周自東遷而衰。不知東遷非所以致衰也。周居豐鎬。謂洛邑爲東都。蓋自武王之遷九鼎。固以眷地中。有意乎經營矣。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卜洛建邑。凡郊丘社壝。宗廟市里。無一不備。是豈無意乎遷哉。藉令當時無意乎遷。豈無意乎後世子孫計哉。使成王周公無意乎遷。又不爲後世子孫計。何利而爲此紛紛也。以書考之。周公告王。使居新邑爲治。王因遂東。故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雖不留都。亦既有事於烝祭矣。則東遷何尤而以爲失計哉。謂洛邑形勢。不如西周之據函崤。界褒隴耶。則以德致人。賢於負固。而西阻九河。東門于旋。豁險要阨。猶足守也。謂洛邑土地。不如西周之爲九州上腴。天地奧區耶。則陁阬之所和。異於偏方。而泝洛背河，左伊右瀍。交灌沃衍。猶足富也。謂東遷不足以朝萬國耶。則赤芾金舄。宣王固嘗會諸侯矣。謂東遷不足以撫四夷耶。則堅車齊馬。宣王固嘗攘夷狄矣。謂東遷致王室之陵夷耶。則日蹙國百里。周道爲已衰。謂東遷致王威之微弱耶。

則下堂見諸侯。君尊爲已替。謂東遷致伯國之盛強耶。則膠舟不復。甚於問鼎輕重。謂東遷致外侮之憑陵邪。則四夷交侵。甚於戎伐凡伯。然則東遷何尤。而以爲失計乎。使西周不有宣王。吾知坂湯之後。不待東遷而無周矣。使遷洛而復有宣王。吾知黍離之初。雖移都而周必興矣。且堯平陽、舜蒲阪、禹安邑、商自契至湯八遷。盤庚五遷。唐虞夏商之都。罔有定止。漢世祖宅洛邑。延祚二百。魏孝文亦宅洛邑。太和稱治。使建國必於西周。則前乎周者。不都豐鎬。何能國乎。使東周必不可國。則後乎周者。或都洛邑。何能國乎。使文武都東周。周其有不興乎。使平王都西周。周其將不衰乎。又況周公營洛。以爲天下中。諸侯蕃屏乎四面。故立京師。議者謂平王東居洛邑。其後五霸更率諸侯以尊王室。故周於三代最爲長久。然則周遷於東。實資夾輔以永其年。謂致衰可乎。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是都洛可以興。而所由致衰者。果在不德。東遷豈遽爲失計哉。

秦論

秦得兼天下之數。而失所以守天下之道。阻殽函。表終華。擁百二之勝。以臨東諸侯。則秦既有兼天下之勢矣。自孝公以來。急耕織以務富。上首級以勸戰。亦既有兼天下之資矣。於是據關固守。虎視而窺周室。有包舉宇內之心。然常自計諸侯之地。足以五秦土。諸侯之卒。足以十秦兵。是我雖有兼天下之勢。而天下之勢且甚強。我雖有兼天下之資。而天下之資且甚厚。我不以數圖之。則天下所謂強且厚者。將一合而謀我。雖掃境內出吾兵。傾困廩轉吾粟。猶不足以救敗而自支。尙何天下之兼哉。惟秦人於此。挾所以

兼天下之數。因其數而用其資。下勁兵以臨六國。常深懼之而不窮其攻。往往拱手以須賂地之入。地入而秦肥。秦肥而六國瘠以亡矣。此非得兼天下之數邪。彼爲從者曰。趙嘗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夫天下擯秦。秦非有畏而兵不出也。計秦之慮。以爲六國約從急之。則勢愈合交愈締。緩之。則曠日而隙生。必自相圖。可無下兵而從自解。吾且使辨士欺六國而敗其與。則我可以得志。此秦所以坐關中之甲十五年不東出也。已而犀首之說用。則齊魏趙鬬。蘇秦恐而去趙。則從約皆解矣。秦之□數如此。天下蓋不足兼而有也。嗟夫。權術計數。兵家有之。縱橫家有之。申商有之。八世所不聞。聖賢所不道。今秦以數取天下。既甚陋。又欲以數守之。收天下鋒鏑。鑄之咸陽。以虞下叛。而不知奮白梃者。足以爲戎首。焚滅詩書。撥棄古文。以愚其民。而不知溺儒冠者。足以建大號。罷侯置守。郡縣六服。以銷尾大之禍。而不知乘時蠭起者。皆窮巷逋亡之匹夫。堅長城以遮胡寇。而不知出匕首槌屬車者。近起於肘腋。禁偶語以防民言。而不知道旁觀東遊者。謂可取而代。此其所以取天下。僅再傳而亟失之也。嗟夫。得兼天下之數。固已與三代之興異矣。而又欲以數守之。秦之歷年四十。爲幸已甚。賈生謂使子嬰以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是見秦阻之可負。不見任數之速亡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荀卿曰。湯武非取天下也。修道行義。與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而天下歸之。然則三代固嘗得天下以仁矣。未聞取天下以數也。誼之言曰。幷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取與守不同術也。是以秦取之爲不非也。班氏過其說。宜哉。

六國論

六國仰關而攻秦。秦常延敵無所憚。秦兵一窺六國之境。則六國狼顧而不能支。何哉。六國異心而秦有一定之計。故秦能使齊楚韓魏燕趙自相攻鬬而坐制其敝也。當是時。天下稱強國者。非秦而楚。非楚而齊。韓魏雖天下樞。然韓地不過九百里。魏地不至千里。至小弱也。迫於敵。則勢不能無附。故秦攻其西。則南附楚。東附齊。楚攻其南。齊攻其東。則西附秦。秦之謀。蹙韓魏。不遺餘力矣。齊楚之攻之。固秦所禱祀而求者也。齊楚不知深合韓魏。以結從親之要。常攻而驅之入秦。以自敝。是以秦常間齊楚之攻韓魏也。因得收韓魏以固其與。韓魏之與固。則秦亦得挾以攻齊楚。而無議其後者焉。非徒齊楚也。燕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者。恃韓魏之蔽。得無受兵於秦也。無韓魏之蔽。則秦人輕卒銳兵。長驅千里。渡河踰漳。據番吾。戰於邯鄲之下。而趙危。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戰於易水之上。而燕危。燕趙不知深合韓魏。以結從親之要。常折而與秦。秦因得弱韓魏而攻之。韓魏見攻。南不援於楚。東不援於齊。北不援於燕趙。則勢不得不西面而入秦。計韓魏之心。亦且扼腕切齒於齊楚燕趙。思借秦以讎之。不恥質子割地以事秦。而韓魏亦且自亡其脣。以相侵擾。是秦常鬬六國。而坐制其敝也。秦所以得鬬六國而坐制其敝者。患在六國異心。而秦有一定之計。夫惟六國異心。故朝聞從人之說。而合爲從。暮聞衡人之說。而散爲衡。從散則離。衡成則疑。離則不相爲救。而反相圖。疑則雖相爲救。而不相安。秦將商君。嘗詐襲魏公子卬而破之。齊趙因亦數破魏兵。是不相爲救。而反相圖也。韓公仲曰。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者楚也。是雖相爲救而

不相安也。此秦所以得間其異心而攻鬬之也。若秦之爲計。則一於連衡。凡其大臣父兄。朝謀而夕議。與諸侯客子。憑軾結駕。西入關而納說者。皆所以敗從而成衡。此秦有一定之計也。以一定之計。且有衡人成之。以鬬六異心之國。將不制其敝而兼天下乎。向使六國約從。計亦一定而不易。歲幷力以患秦。則秦人無與爲衡。而兵惟無出。出必犄角攻之。秦亦必自憂匹馬隻輪之不返也。是六國反得以蹙秦于函谷而制其敝也。秦安得而攻鬬之。當魏武侯之卒。韓趙伐敗魏師。謀曰。取魏地而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強於宋衞。則我終無魏患。是徒妬魏之不毀。而忘毀魏之去秦疾遠已憂也。嗚呼。時亦幸其計不和耳。使遂分魏。則韓孤而秦患迫。其將覆亡之不暇。魏分而韓亡。則秦兵之出無限。雖燕趙齊楚。亦相隨爲秦擒矣。尙安能及始皇之世而後亡哉。

楚漢論

漢高祖與項籍。俱起叛亡。逐秦鹿。蚌鷸相持者八年。高祖之命。懸籍手數矣。而籍卒以敗滅。何哉。籍專爲暴。高祖專爲德也。高祖之入咸陽也。秋毫不犯。籍至乃火而屠之。予以爲楚漢興亡。此已分矣。籍特挾用匹夫小勇。劫人以假息。故後死耳。夫以高祖權略智數。攬英豪而驅御之。蓋眞王霸才。雖羽百輩不敵也。方韓信爲治粟都尉。蕭何數言其奇。高祖故不用。欲以忿信使亡。既亡而追得之。信且以爲死矣。反遽拜大將。使信以任遇過望。必效死力。卒用信以滅楚。然而信遂謂漢遇我厚。是在其術中而不知也。酈食其爲漢謀撓楚。權立六國後。高祖非不知六國後不可立也。而以問張良。蓋特欲觀良心耳。高祖固知良之

可用。然以良始惟爲韓報仇。又嘗使項梁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爲王。益樹黨。已而爲韓司徒。又嘗自褒中去漢歸韓。恐良終爲韓。不專爲漢。故因食其謀以嘗良心。初非不知六國後不可立也。問曰。於子房何如。其嘗良心可見也。然而良方力陳八難。是在其術中而不知也。蕭何於漢臣。才最高。膺重任。守關中。既獨立萬世大功。高祖懼其脫自驕以取禍。故遣卒爲衛。繫之廷尉。痛抑折之。使自卑畏以保令終。非誠疑何也。借誠疑之。則已踵韓彭誅矣。然而何至自汙以求免。是在其術中而不知也。三子皆人豪。役於高祖術中而皆不知。此漢所以取天下也。若籍則無能有是。得范增不能用。得陳平不能用。得韓信不能用。皆使之怨憤棄去。徒以匹夫小勇。欲決雄雌於挑戰間。至力盡勢窮。猶將馳殺一二漢將。以見技能。此楚所以失天下也。然則籍之亡也。又胡望乎天哉。

唐論

堯有天下。不以傳丹朱而授之舜。舜有天下。不以傳商均而授之禹。夫豈不愛其子哉。以爲子不肖而授以位。則天下蒙其害。故不敢用一己之私意。易天下之公心。夫以聖人不私其子也。猶外求賢人而授之。況有賢子不能立。而曰必立所愛。亦已惑矣。此唐太宗之所以不明也。方承乾得罪。太宗欲立晉王。限以非次。回惑不決。至取佩刀自向。以要其臣使必己從。繼又欲立吳王恪。謂長孫無忌曰。公勸我立雉奴。雉奴懦懼。不能守社稷。吳王英果類我。欲立之。何如。雉奴卽晉王也。嗟夫。恪誠英果耶。則不當以無罪棄。晉王誠懦不可守社稷也。則不當越次而立。今太宗以一旦之愛。必立晉王。豈公心乎。且恪、雉奴等己子耳。

猶以私愛棄英果而立柔懦借使諸王皆朱均也其肯捨己子而外求賢人授之位乎此其去聖人遠矣然觀太宗嘗立論譏評晉武以爲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國亂不可安也家亡不可齊也又曰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其誣訶前古如此而昧於己子卒使庸昏嗣有大位刼於牝晨幾至覆邦豈所謂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耶身屬鞬執銳取天下於百鬬之餘一舉而委之孱子豈不自念其國亂不可安之論耶彼以佩刀自向蓋小夫賤婦之爲而謂太宗爲之邪勤勤託孤於李勣而卒所以立武亂唐者勣也豈不惟不明於知子而又不明於知臣耶且以永業業齊人以府兵強本幹以租調立常經之法凡太宗之規爲計慮欲以維持後世者皆億萬年不易之良圖至儲貳之重乃獨失授如此豈智以愛昏所爲悖繆而不自知耶堯之時二八未登四凶未去五品不遜民庶艱食皆未嘗以爲言也惟急於授位得人今太宗於儲貳失授而徒汲汲於維持後世之法是猶締架巨室塗茨丹艧高墉大鑊無所不至已而付于敗家之子其能傳之久耶然則唐中遭革命宗枝剝喪酷吏日出生人毒痛者皆太宗立懦子之禍也人君可不戒哉

五代論

五代之亂極矣凡八姓十有二君歷四十餘年干戈戰伐殆無寧歲其間悖逆禍敗自古未有若是其烈而興滅起廢亦未有若是其亟者也周世宗以英偉之資爲聖人驅除固無得而議者其餘則皆可以爲覆轍之戒蓋梁由強藩以取唐故梁臣多跋扈末帝尚姑息將帥相殘賊而梁以亡矣唐莊宗之取梁與

明帝之取汴。皆石敬瑭力也。其勢不得不忌。忌則石氏兵起。而唐以亡矣。晉之取唐。資契丹爲援。虜固貪慊而無厭。則必有所不忍。德光入寇。而晉以亡矣。郭威之於漢。猶石氏之於唐也。則隱帝亦不得不忌。忌則鄴兵渡河而漢以亡矣。大抵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權所在。則隨以與。兵權所去。則隨以亡。而其所以起廢之亟者。無忠臣義士以維持之也。方晉之未滅梁也。晉大臣多不欲莊宗卽尊位。而梁臣蘇循。乃先以臣禮謁見。蹈舞爲呼萬歲。及晉兵入汴。詔赦梁羣臣。李振喜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嗚呼。有臣如此。梁安得不亡乎。馮道相莊宗。又相明帝。又相愍帝。及潞王反。則迎潞王。及晉滅唐。則又事晉。契丹滅晉。則又事契丹。漢高祖立。則又事漢。及周滅漢。則又事周。方且著書自陳。更事四姓與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嗚呼。有臣如此。唐與晉漢安得不亡乎。蓋自朱溫圖受唐禪。士以朋黨見殺者。雖未必盡賢。要之不與梁而與唐。亦忠節也。方昭宗時。天下賢士大夫。或殺或去。留班列者無幾矣。而裴樞、陸扆、崔與它縉紳坐貶死。凡數百人。朝廷爲空。則靦顏於梁。於唐。於晉漢周者。皆傾巧亂人。謀身賣國。如振循道者也。嗚呼。以一旦朋黨之禍。使四十餘年。遂無一忠臣義士出於縉紳。至於天下大壞極亂。元元塗地。而莫之救。是朱溫以朋黨賊虐當時之士。豈惟殺數百人哉。實舉天下生民。納之塗炭糜爛於數十年間也。彼其洞胷流腸。豈足以償白馬之禍哉。

香溪集卷九

論

孔子聞韶論

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竊嘗疑之深惟夫子資上聖於多能爲天得審音知樂殆其餘事又嘗求之傳記魯昭公之二十五年夫子蓋年三十五矣頃之魯亂遂適齊則年幾四十矣始而夫子適周且未冠已訪樂於萇弘宜不待至齊而韶始聞也何詳味傾嘆若初未聞者乎予知之矣春秋之亂子有弒父臣有弒君而不知勳華之揖遜雖韶音尙存未有明其義者也夫子以將聖之道爲天下宗邦君柄臣率分庭禮之其有一物之不辨則走使而問焉以取正是所以尊信吾夫子爲甚至今夫子翫韶之美至忘味彼將曰孔子聖人也而美韶音如此韶果何謂哉則又將卽韶音以求其義庶幾知有虞紹禪之美而恥簒奪之亂焉是亦諷而誡之之義也當春秋之時齊襄公立十二年而公孫無知弒之無知自立而雍廩弒之小白之薨也五公子爭立無虧立而齊人殺之昭公之薨也子舍立而商人弒之商人代立而閭職又弒之商人之子立而齊人又廢之莊公立六年而崔武子弒之已而孔子適齊聞韶則景公問政之時也方陳常擅齊政變逆有萌聖人微見其漸故對以君君臣臣是孔子感齊

之亂意可知也齊於春秋爲亂特甚故美韶音必於齊旨其微矣乎後之好異嗜奇者昧吾夫子所謂而徒附益其說曰孔子至齊郭門外遇嬰兒之挈壺者其視精其行端孔子謂御曰驅之韶樂方作至齊聞韶不知肉味是豈有識之言哉

夷齊諫武王論

或曰武王伐商伯夷叔齊諫之而不用商亂已平天下宗周夷齊恥之遂去隱乎首陽之山且曰義不食周粟而終以餓死有諸否乎曰有之曰然則孔子以夷齊爲賢武王其非耶曰夷齊固賢矣而武王不非也夫以紂之不道不可不伐者也惟武王能將天命取而伐之易昏以明使四海赤子得脫虎口而乳慈母君子稱之曰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武盡美矣此胡可非耶推夷齊之心以爲臣伐君蓋甚逆之道使君非紂不當伐也臣非武王不可伐也後世有亂賊之臣必將曰武王聖人也而伐紂當年無一人非之者是則臣伐君乃聖人之教其餘簒奪竊取將多有之故於武王杖鉞指商之初叩馬陳諫以明君臣之分既不從則又恥而去之雖餓死不悔期於殺身以愈後世之亂使後世之人皆曰武王之伐商當也而夷齊猶非之是則伐君者乃臣子之深罪雖有簒奪竊取之志將逡巡而不敢發夷齊之心蓋如是初不以武王爲非也不然諫而不入胡不死之以示爭切之心以開武王之惑以見紂之決不可伐乃於有商既亡之後空自餓死何益耶且學者之所取信不惟孔孟耶孔子嘗言夷齊之無怨矣使其羞諫君之不用至於不食而死且不爲怨乎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其所以避紂而待天下之

清豈無望乎易紂以清者予是以知夷齊之心初不以武王爲非也而諫之是欲以愈後世之亂也武王之於紂不得不伐夷齊之於武王不得不諫非武王無以戡亂於一時非夷齊無以救亂於萬世予故曰夷齊賢而武王不非也或曰議者以伯夷之諫無有也其所不與伐商者蓋二老春秋已高自海濱趨文王之都遠計數千里自文王之興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意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又意其死於道路又意其至文王之都不及武王之世而死此有諸乎曰無之此非折中之言無稽之論也夫伯夷之與太公俱稱大老年相若也伯夷處北海而太公處東海地相似也若曰伯夷之志不遂此固無所證信若曰死於道路則太公疑亦不能至文王之都若曰歲久而死則太公疑亦不及武王之世此實無稽之論非折中之言也論語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春秋左氏傳曰武王伐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噫使二書不出於孔氏之門人其可也若其書果足傳則或人之言吾不敢聽

叔孫通知當世要務論

當草昧多艱之初而爲誕闊難行之事譬欲飲渴而酌河漢豈人情哉將以救世定亂則莫若當務爲急知所當務則功立效矣漢高祖初定天下叔孫通欲正君臣之儀以尊高祖諸生稱之曰知當世要務謂通明所以定亂之道也君臣之禍莫大於名分不嚴名分不嚴則君不自知其尊臣不自安其卑君不自知其尊則不知所以馭臣臣不自安其卑則不知所以奉君於是君臣失位慢悖偪僭之患以生至於逆叛篡竊者有矣故曰名分定勢治之道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今夫贏秦失鹿天下逐之人有自王之心故

陳勝以戍卒王楚。楚遣武臣略趙。則武臣王趙。趙遣韓廣狥燕。則韓廣王燕。已而王魏、王齊、王韓、王西楚。號稱滅秦而王者。不可勝數。率皆自謂特起稱孤。無復北面事人。雖使舜禹在上。不以名分制之。且不能保其必臣。顧區區劉季。特以馬上得之。苟非以禮法爲治。彼肯低首下心。曲拳而遂服哉。又況漢之將臣。多出於刑餘盜劫鼓刀市儈之徒。非有至智大識通知天命者。一有不快。則掉弄逆旗等兒戲耳。高祖其能盡誅之乎。於斯時也。求所謂定亂之道。則未有先於名分者。君臣之儀。所以正名分也。而通乃能爲高祖制之。是以明其知要務也。長樂之會。警衛肅飾。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前日擊柱醉呼之人。鉗頰縮氣。無敢譁者。使高帝一旦知爲皇帝之貴。此則知所當務而功立效也。其後諸侯雖有反者。然名分既定。天下之人。獨知有天子。而不知有諸侯。故皆偏方獨叛。無有應助。而相繼受戮。向使通不正君臣之儀。則韓信不入賀。彭越不受囚。天下之人。亦將乍臣乍叛。爲信爲越。而高祖不得獨尊矣。通之有功於漢。豈汗馬比哉。雖然。諸生謂通知要務。則是也。謂之聖人。則大不可。通挾儀秦捭闔之風。且不得爲純儒。其去聖人亦萬萬遠矣。是可無辨而明也。

魏鄭公願爲良臣論

人臣有殺身之義。而殺身者。每出於不得已。君爲不道。醜行日積。不知自悔。臣必輸忠而指言之。言之不從。則必號泣而苦言之。於是而忤君心。逢震怒。赴湯冒鉞。乃有至於殺身。是君之惡至此而極。而臣之義亦至此而窮且凶也。豈臣心之所欲哉。唐魏鄭公謂太宗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無俾臣爲忠臣。蓋殺身

而爲忠臣者。出於不得已。非其心之所欲故也。自古無道之世。臣主之名。有兩敗無兩立。君行惡矣。臣不能以忠死之。則臣亦惡矣。此有兩敗也。君行惡矣。臣以忠死之。則君惡愈大。而臣獨得忠名於世。此無兩立也。臣主之名兩敗。君子固深恥之。君名惡而臣獨善。君子亦寧樂哉。而或至於爲忠者。不得已也。故曰。無俾臣爲忠臣也。或曰。鄭公之願爲良臣。將愛身而難於爲忠耶。曰。不然也。鄭公之於忠臣。非不能爲。不願爲也。其言雖曰願爲良臣。然正欲以示其將必爲忠臣之心。太宗有道。則公爲良臣。是俾公爲良臣也。太宗無道。則公爲忠臣。是俾公爲忠臣也。鄭公若曰。願陛下爲有道。毋爲無道。無道則臣將必爲忠臣。蓋欲繩其君。使不得爲無道云耳。且以忠良異稱。要皆美號。鄭公亦何擇焉。其所以言此。非爲身謀。正爲太宗謀耳。公爲良臣。則太宗爲有道。公爲忠臣。則太宗爲無道。君以無道見醜於天下後世。而臣獨以忠節有聞。孰若身荷美名。君都顯號。而臣主之善兩立。此公所以爲太宗謀。而願爲良臣也。不然。與龍逢比干遊於地下。鄭公寧有貶哉。幸太宗能用公計。以致貞觀之治。是以卒擅良臣之美也。雖然。公之言。可以爲賢者道。彼有庸回之臣。苟於固位。坐視君之愚昏而無所正救。不知良臣初未嘗不爲忠焉。乃曰。魏鄭公不願爲忠臣。君雖無道。吾願爲良臣而已。脂韋寒默。卒有臣主兩敗之禍。此豈鄭公之謂哉。

房杜不言功論

君子有心於濟世。無心於立功。功非君子之所當論也。時方輔英主。平禍亂。則所以經濟大業者。不得不用力焉。然其初心。豈以邀功爲哉。痛生人之荼毒。爲之拯救而已。唐太宗取天下。房元齡杜如晦力爲多。

然二人終不言功爲其有心於濟世而無心於立功也竊嘗言之隋季不競魚爛土潰小黠巨姦揭竿蠭起四海之內鞠爲盜區元元無聊有肝腦塗地之禍太宗於是奮布衣提三尺劍剪除羣慝爲萬人請命於上帝不踰十年遂定天下稽其梟威雅馘老生俘呆密虜充賓東取河洛西舉汧隴南威蠻荆北走獯鬻崇功偉烈赫奕盛大疑非手足所能圖者蓋房杜實佐成之也太宗自爲燉煌公時卽收元齡自爲秦王卽用如晦二人之佐太宗固有年矣奇謀祕畫陳之多矣繩違正諫亦已數矣是其有功於唐殆不可以筭計由常人觀之則必歷自辨數以希高爵大封垂榮後裔而不疑矣然而二人方且撝謙貶抑痛自退遜曾無一言及之豈無謂哉其意必曰吾君之定禍亂天下之所歸也實爲吾君之德也吾君不作我何爲哉是雖有功歸之吾君可也又必曰吾君之定禍亂衆材之所資也實爲諸將之力也不有諸將我何爲哉是雖有功歸之諸將可也又必曰成功之下不可居也古所患也自伐以取禍功於我何有哉是雖有功持之若無可也歸之於君則功不可言也歸之諸將則功不可言也持之若無則功不可言也二人有功而不言意其有得於三者之說也雖然是亦無心於立功者之所爲也使二人者攘袂用力區區以功名爲務亦何能不自言耶抑嘗聞之薛萬均盧祖尚李君羨輩太宗時俱有功受封爵然而萬均坐清宮不謹下獄憤死祖尚辭交州都督斬之朝堂君羨以謠讖見忌上詔誅之是皆非毫小眚不獲保全則太宗之於功臣初未嘗加恤也尉遲恭侍宴論功爭班乃至不懌而深譴之且有韓彭夷戮非漢祖之愆之語當時大臣類多畏禍李靖閉門稱疾長孫無忌求解僕射懼有功而終見疑也然元齡如晦之不

言功。其亦覆車之戒耶。嗚呼。拔劍讙言。攘袂指畫。競占豐邑。爭據上位者。無時無之。君子欲明退遜之義。其於房杜。盍亦少懷仰哉。

魏徵勸太宗行仁義論

人必有是志也。然後勉之而益進。激之而益勵。苟惟不役心於是事。而以是事勸之。則雖予賜聞說挽乎前儀。秦捭闔刼乎後。吾知其行事不能以寸。是故戰國之君。昧夫人道。忸怩于剝斂積實攻鬬侵取之說。凡其君臣。早朝晏罷。諏謀而建白者。必功利是圖。謂拓土爲能臣。謂聚財爲至計。誅求無藝。使民剔肌出髓而未已。玩兵嗜殺。使民絕脛洞胸而不悔。彼其大欲在圖霸。積慮在富強。故雖以孟軻游談仁義於齊梁。鄒魯宋薛之間。往往柄鑿不偶。蔑有一君行其言者。非軻言不足用。蓋時君無役志乎仁義者也。故夫人主必有是志。然後勸之以是事。則深聽而果行。昔太宗致貞觀之治。天下晏然。外薄嶺海。戶闔不閉。蠻夷君長。咸襲衣冠。帶刀宿衛。於是帝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既効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古今議者。因遂以謂太宗行仁義。率由魏徵勸之。嗟夫。徵排德彝。而勉其君以施化。信有助矣。然向非太宗有志乎仁義。則德彝言入而莫回。徵徒百說。未免爲虛語也。徵雖賢。孰與孟軻。太宗雖明。而貪功勤兵。猶未賢遠於齊梁之君。使其素心不在仁義。則孟軻復生。言猶不聽。況徵其能勸之肯行乎。觀太宗在貞觀時。嘗謂侍臣曰。今欲專以仁義誠信爲治。庶革近代之澆薄。又曰。爲國之道。必撫以仁義。公等宜共行之。惟夫素心在仁義。然後知仁義之可以爲國。而責治於臣下者。亦必在於仁義。故又嘗謂仁義之道。當存之心。使常相

繼斯須懈怠去之已遠嘗猶飲食常令充飽乃可全生此其於仁義固克念而不敢忘則於徽之說非偶然聽之所以能有效也或謂文皇戕刹手足安忍無親此其於仁義背而馳者也何克念之有乎曰是誠太宗之慙德也然仁義何常之有背之則爲小人蹈之則爲君子使太宗自艾自克處仁遷義則一洗心易慮猶可與也況能力行乎孟軻言五霸假之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春秋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然太宗既久假矣胡可疾其始遂終疾之耶

聖人百世之師論

聖人備道全美人倫之至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世之法一是矣是百世之師也若孔子是也至若伯夷柳下惠以爲百世之師則可以爲聖人則學者疑之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此聖人所以爲百世之師也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烏乎之揚雄答曰之後世君子又曰關百世而不慙蔽天地而不恥能言之類莫能加也子貢稱夫子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是聖人爲百世之師若孔子可以當之也至若伯夷得聖人之清而已柳下惠得聖人之和而已豈能盡聖人之道乎孔子曰伯夷古之賢人也又曰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孔子於夷惠特稱賢而已以爲聖人學者疑之先儒嘗謂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萬章公孫丑之徒相與記軻言焉耳信如是則以夷惠聖之清聖之和眞軻言也直以爲聖

人。記軻言者之過也。然而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是二子奮乎百世之上。使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豈非百世之師乎。蓋伯夷雖淸。而聞文王作興。則曰盍歸乎來。柳下惠雖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是雖未至於無可無不可。要亦非滯於一隅者。此所以未可謂之聖人。而可以爲百世之師也。

香溪集卷十

書總論

堯典論

夫子序書。辭嚴旨奧。不越數言。而終篇大義。粲然可明。若序堯典言。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禪于虞舜。則堯之廣大同天。始能格于上下。協和萬邦。終能求賢于側陋。授以天下。盛德大業。已備見矣。後世邪說橫議。譏誣大聖。謂堯幽囚。謂舜臣堯。怪妄百出。特考是數言。而唐虞禪紹之美。昭若白日。紛紛詭論。不攻自破。蓋功成者去。天道固然。堯將遜位。不以授丹朱而授舜。是謂天下爲公之道。故曰。將遜于位。禪于虞舜。聖言折衷。堯舜之道益明。於是又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對宰我之問。亦云。陶唐其仁如天。孟子推其說則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蓋堯以天下授丹朱。則丹朱利而天下病。以天下授舜。則天下利而丹朱病。堯曰。吾終不以天下之病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方其念丹朱與天下利病孰輕孰重。苟懷一毫有我之心。則視利天下。不足以病其子。視利其子。雖病天下不屑也。惟堯無我。視天下猶吾子也。視利天下。猶利吾子也。如是則吾子與天下何擇焉。所利者衆則爲之耳。且授舜之利。公利也。授丹朱之利。私利也。不以私利易公利。此天心也。此其所以能視天下猶吾子而則天之大。爲天下得舜而如天

之仁也同天如此故聰無不聞明無不見文無不被思無不通而其神能光宅天下也夫以堯舜聖德光明盛大胡可以管窺蠡測妄議涯畛而世儒謂堯行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奉天是不惟不知堯舜抑亦不知道又不知天人也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推本而言之也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者一道也在天則謂之天道在地則謂之地道在人則謂之人道揚雄曰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故合天地人而言之其致一也古之王者必承天意以從事是天理卽人事也王者欲有所爲必求端於天是人事卽天理也又況聖人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所行動無非天謂堯行天道豈與人事異耶謂舜行人道豈與天道異耶苟謂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謂行天道耶則欽授人時而天與人一矣苟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爲行天道耶則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而天與人一矣苟謂舜納于百揆百揆時敍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爲行人道耶則烈風雷雨弗迷而人與天一矣苟謂舜咨十有二人各欽其職爲行人道耶則惟時亮天工而人與天一矣嗟夫世儒之論是不知堯舜者也是不知道者也是不知天人者也

湯誓仲虺之誥論

湯之伐桀爲天下除虐也而商人乃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此豈於人心有不順哉蓋商人以穡事爲念商人之私心也成湯以正夏爲急天下之公也商人知安湯之仁而不知天下苦桀之虐謂克終穡事有食以飽吾商人足矣天下苦桀虐我其如彼何夏罪雖至極彼其如我何嗟夫知有商人

而不知有天下是商人之私心也惟湯則以爲普天之下舉歸吾仁率土之衆誰非商民博施濟衆豈非吾心弔民罰罪豈非吾事苟急吾穡徒能飽吾有衆而已彼天下之罹桀殘虐割剝者甚溺于塗甚踣于爐呼天無告急於倒掛吾其坐視而不救歟則吾心有外矣吾爲不仁矣吾其以天下爲非我矣吾其上負皇天之眷求下負萬國來蘇之望矣必往之誓胡可前卻而不果哉嗟夫以天下爲商人而不以商人外天下是天下之公心也然而湯能以天下之公心伐天下之同害上承天意下協民願宜無不慊而猶有慚德何哉蓋以臣伐君以諸侯爲天子以一國有天下天下之至難也天下之至疑也聖人行之聖人之不幸也聖人之不得已也成湯于所遇之不幸而處勢之不得已故果於必往行天下之至難冒天下之至疑故猶有慚德其必往也以救萬方之禍其有慚德也以憂萬世之亂救萬方之禍者仁也憂萬世之亂者仁之至也此成湯所以爲聖人也仲虺以湯之懷慚雖出於仁厚而恐或至於動心以害大有爲之志故陳義作誥以釋湯意首言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繼言夏王有罪帝用不臧是天意釋桀而眷湯湯可以仰無愧於天矣又言商家邦於有夏若莠秕之必見剪除商人危懼同心患桀又言湯之寬仁彰信天下攸徂之民相慶俟至是人心去桀而歸湯湯可以俯無怍於人矣仰無愧俯無怍何爲猶有慚德也哉且以常人言之凡所謂貴有天下者爲得便私適己肆志極情選聲以娛聽選色以從欲積財儲貨以厚自封殖橫心所念無不自如然後爲快也成湯乃獨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則何利於有天下也哉亦與天下所同利而已與天下所同利非利己也又何慚德之有哉然而仲虺之忠篤於愛君惟恐成湯

自大。或有侈心驕志。故雖釋湯之懷慚。而猶告以昭德建中。制事制心之道。又告以自滿自用。愼終惟始之戒也。成湯之心。不忘戒愼。惟恐有侈心驕志。忽不自知。故雖無庸懷慚。而猶誕告萬方。以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又告以朕躬有罪。不敢自赦。無以萬方也。凡湯之能有萬邦。實用此道。故荀卿曰。湯武非取天下也。脩其道。行其義。與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而天下歸之。豈不信哉。

伊訓論

爲人君者。必鑒前古。然後可以知興替。必法先王。然後可以繼統業。伊尹訓太甲稱有夏先后。禹、啓、少康。德足以格天地。寧鬼神。微及於鳥獸魚鱉。咸遂其生。逮桀弗率。天降禍災。假手于湯。討而伐之。是欲太甲鑒前古。而知興替之由也。又稱成湯布昭不殺之聖武。以寬政代桀虐。用得衆心。而兆民允懷。又稱湯自始修人事之紀。以至於有萬邦。本乎無我。以從諫諍。法古以若先民。爲君明。爲臣忠。其恕也。與人不求備。其仁也。檢身若不及。所以能膺天命。有天下。其難如此。是欲太甲法先王。以繼統業之重也。鑒前古以知興替。法先王以繼統業。爲君之要舉矣。至若戒以嗣德在初。欲其愼始。戒以立愛爲親。立敬爲長。欲其務本。言湯之求哲人俾輔後嗣。則告以舊人可與圖政。言湯之制官刑。有三風十愆。則告以一過可以亡國。言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則告以天之禍福無心。惟人自召。言德罔小。萬邦惟慶。不德罔大。墜厥宗。則告以小善足以福天下。小惡足以覆宗廟。凡其格言善訓。丁寧切至如此。可謂忠亮篤誠。以道事君者也。此所以營於桐宮而太甲不之疑。天下不之議。百世之下。言忠臣者。必推之也。

太甲三篇論

太甲既立不惠於阿衡伊尹時爲受遺大臣懼其失道以危基業乃作書以示訓戒太甲上篇是也王能自艾克終允德伊尹又作書太甲中篇是也伊尹精忠篤誠喜君悔過丁寧申誥冀其大善故又作書太甲下篇是也歷考三篇旨義大要以終始欽愼爲戒夫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況太甲不克于厥初悔過而反善得不以終始爲戒乎人君不欽厥德乃墜厥命不愼厥德雖悔可追況太甲嘗以欲敗度縱敗禮得不以欽愼爲戒乎是故其言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有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此蓋戒以君臣皆當由忠信而有終也傳曰忠信爲周則自周有終者由忠信而有終也忠蓋言吾無息者也信蓋言吾實然者也實然而無息豈不有終乎使不忠信則無物矣焉能有終乎大學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言忠信則得道不忠信則失道苟得之而又失之非有終也在易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孔子明之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又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以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夫惟君子忠信以進德故能始而知至至之卒而知終終之非自周有終乎是道也居上在下莫不由之故有夏先后君臣皆有克終之美太甲所宜勉也伊尹又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蓋戒以當愼儉德以爲永圖而克終也記曰君子恭儉以求役仁又曰儉近仁以儉爲求役仁以儉爲近仁則所謂儉者非特儉以足用之謂苟能守約而心不恣縱是儉德也是故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凡儉而守約皆可以

悠久而無窮。今伊尹告太甲以愼乃儉德。是永圖也。知儉爲守約。則所以愼者。蓋有要矣。亦曰儉於心而戒愼之耳。伊尹又曰。終始愼厥與。蓋戒以愼夫與賢而克終也。權與之詩。刺秦康公與賢有始而無終。蓋知賢而不能任。任而不能信。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皆非與賢有終之謂也。惟能待以至誠。則是終始愼厥與之道。若所謂至誠。樂與賢者共之是也。伊尹又曰。愼終于始。蓋戒以愼終之道。在先愼始。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夫愼始而不終者有矣。未有不愼始而有終者也。凡欲愼終。當於始而愼之。故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繆之千里。能愼始則終不繆。是乃所以爲愼終也。伊尹又曰。祇爾厥辟。又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欲其欽所以爲君之道。而率循湯之所行也。夏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欽。爲君不欽。則有朽索之懼。固宜祇厥辟也。然苟不知其所止。則安能盡君道。故又曰欽厥止。蓋言所謂祇爾厥辟者。在欽厥止也。大學曰。爲人君止於仁。君能止於仁。則心爲仁心。心爲仁心。則言皆仁言。術皆仁術。政皆仁政。無所往而不爲仁矣。然仁。天理也。必欽以直內。然後天理存。故欲止於仁。不可以不欽。不欽且不可以求仁。其況能止於仁乎。觀孔子對仲弓樊遲問仁。必告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居處恭。執事敬。是必欽而後可以求仁也。況欲止於仁。其可以不欽乎。詩稱文王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亦欽厥止之義也。使太甲能知止於仁而克欽。則可以繼湯之克仁。是率乃祖之攸行也。伊尹又曰。皇天無親。克敬爲親。是又告以皇天所以親人君。由乎克欽。詩曰。欽之欽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道甚明。人君不可不欽。欽則天必親之。雖高高在上。而日監在茲也。夫惟

欽以直內而天理存。是天之所親也。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天道未嘗不與人出入往來。游行衍溢。以天親克欽之義求之。則可見矣。伊尹又曰。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尙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是又告以克欽。非特爲天所親也。而成湯又能勉欽厥德。終至於不勉而誠。誠則天。故克配上帝。今王亦宜監湯而勉於欽。詩曰。湯降不遑。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圍。湯之聖敬所以日躋者。以勉欽厥德故也。帝所以命之式于九圍者。以其克配上帝故也。

咸有一德論

伊尹既復政太甲。將告歸。陳戒於德。而終篇以一爲言。所以啓迪其君者。可謂要矣。所以望於其君者。可謂重矣。至哉一乎。大哉一乎。粤自元氣未判。混然純全。命之曰太一。及其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散而爲萬物。則是一也。無乎不在。故天地以是一而獨化。陰陽以是一而不測。四時以是一而變通。鬼神以是一而體物不遺。萬物以是一而各正性命。其在人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先。意我必固舉絕之際。混然純全。亦人之太一也。及夫目得之而視。耳得之而聽。口得之而言。四體得之而動作。則是一也。無乎不在。故視以是一而明。聽以是一而聰。言以是一而從。動作以是一而順。由是一而不知者爲愚。知是一者爲智。守是一者爲賢。性是一者爲聖。至於聖。則無往而不一矣。是故會萬物以爲一身。一體之也。合萬殊爲一物。一同之也。洞萬理爲一致。一貫之也。冥萬世爲一息。一通之也。攝萬善于一德。

一該之也。應萬變于一心。一統之也。至于一天人。一有無。一死生。一情性。一內外。無往而不一。用能與天地配其體。與鬼神卽其靈。與陰陽挺其化。與四時合其誠。天地、鬼神、陰陽、四時。吾之一與之爲一矣。則於治天下何有哉。論一至此。蓋性是一者也。則於聖人何有哉。荀卿載舜之言曰。執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刑於四海。天下其在一隅耶。夫何足致也。荀卿又曰。一與一是爲聖人。又曰。一而不二爲聖人。今伊尹所以告戒其君。懇懇以一爲言。是以治天下之本啓迪之也。豈不要哉。是以聖人之事望之也。豈不重哉。

說命三篇論

高宗得傅說。言夢帝賚予良弼。何也。曰。人心其神矣乎。苟惟精一。則虛明洞達。事物之至。無不感通。故孔子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方高宗恭默思道。蓋清明矣。至誠矣。志氣如神矣。可以前知矣。則帝賚良弼。形于宵夢。又何疑哉。世之議者。妄謂高宗知傅說之賢。遽欲引以爲相。懼羣臣不心服。天下不以爲宜。因假夢以神其事。以要信於一時。嗚呼。其誣高宗乎。使誠假夢以用說。豈不爲僞乎。彼其三年不言。亦已久矣。烏可僞爲乎。揚雄曰。夫信周其誠。上通於天。高宗誠與天通。天以良弼賚之。此甚盛德也。議者誣以爲僞。豈非所謂邪說橫議乎。春秋外傳曰。昔商武丁聳其德至於神明。又曰。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睿廣也。其智之不疾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又曰。使之象夢。旁求四方之賢。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夫惟高宗不以睿知自大。精意思道。恭默以聳其德。至於神明。

故誠格上帝夢得賢輔而非知其爲傅說也以宵夢所見之象旁求得之然後知其爲傅說也考於經合於傳其說甚明而議者謂爲假夢是不知至誠上通至於神明之道而妄論如此意必以爲高宗不能往夢傅說傅說不能見夢高宗也殊不知人之誠心殆猶明鑑鑑明洞徹無物不形雖羣象雜委於前而色色呈露無得遁者鑑非往照物無來心實感通之理冥於自然耳高宗之誠善必先知則夢得賢人與鑑燭物何異蓋高宗恭默所思思得良弼以自輔耳逮其精誠感通則同焉者合類焉者應乃有良弼見於正夢初非彼來亦非此往神交默契莫知所以然而然耳從是觀之豈非甚盛耶其可以邪說誣爲僞事耶然觀高宗既得傅說立以爲相命之納誨責以正己使之作礪責以濟己使之作舟楫責以澤民使之作霖雨又責以啓沃如藥石又責以爲己明謨如跣視地又責以繼美於阿衡其望說之心可謂切至矣而說之進言勤勤反覆大概惟以從諫務學任人爲先何哉蓋從諫帝王之大烈而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至於任人則治亂安危係焉是三者實人主之要務又況能從諫則舍己從人無我而爲聖矣能務學則可以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爲聖矣能任人則得良臣以助而爲聖矣三者皆爲聖人之道而傅說乃以望高宗則其待高宗者爲如何哉其所以任高宗之責者爲如何哉抑嘗觀成湯改過不吝而從諫弗咈其於伊尹則學焉而後臣之其任人也則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是從諫務學任人三者湯皆力行而盡之矣高宗之命說固嘗曰惟賢乃僚罔不同心以正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又曰其爾克紹乃辟於先王永綏民凡所以望說者皆冀其佐己使己蹈迪成湯之蹤而繼承之則說以湯所力行者

爲輔導。不亦宜乎。

洪範論

洪範九疇。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者也。上天錫之。大禹明之。武王訪之。箕子申之。論其所以爲大法。則古聖人皆得之。天下之人共由之。百世之王莫不法之。其類雖九。而天地人神事物萬殊。無不綜貫。極其同歸。則一於皇極而已矣。蓋皇極者。大中也。天下之道。至中而極。無餘理矣。宜乎九疇之敍。皇極居中。總包上下。爲其至極而無餘。可以盡天下之理故也。今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天地之道本乎皇極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人亦本乎皇極也。中庸之道。與鬼神之道相似。是神亦本乎皇極也。凡所立事。無得過與不及。當用大中之道。是事亦本乎皇極也。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物亦本乎皇極也。天地人神事物萬殊。一皆本乎皇極。則九疇之義。非皇極則於其間可乎。是故一五行。得皇極。則水潤下。火炎上。木曲直。金從革。土稼穡。無不得其中矣。二五事。得皇極。則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無不得其中矣。三八政。得皇極。則食、貨、與祀、司徒、司空、司寇、賓、師。無不得其中矣。四五紀。得皇極。則歲、月、日、星辰、歷數。無不得其中矣。六三德。得皇極。則正直、剛克、柔克。無不得其中矣。七稽疑。得皇極。則卜五、占用二、衍忒。無不得其中矣。八庶徵。得皇極。則雨、暘、燠、寒、風。無不得其中矣。九五福。得皇極。則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無不得其中矣。然則大法之類。雖曰有九。而九類所以能綜貫天地人神事物萬殊之理者。實一本乎皇極也。蓋五行五紀庶徵之類。言天地萬物之中也。五事八政三德五福六極之類。言人與事之中也。八

政之祀。五紀之歷數。與夫稽疑命卜筮之類。言人與神之中也。天地人神事物。莫不有中。而九疇該之。皇極一以貫之。可不謂大法耶。

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論　君陳附

嘗考諸經。蓋自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辭語繁悉。指各不同。然大要以商人心未服周而作也。說者或以爲商自湯已下。七王之德。感人也深。方紂肆虐。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歸。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卽念商先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禁也。信如此言。則是武王周公。不足以服商人也。非商人之頑爲難服也。蓋嘗以商周論之。商代夏。周代商。其事則同。湯伐桀以救民。武王伐紂以遏亂。其心則同。湯升陑致天之罰。武王渡孟津底天之罰。其奉天命則同。湯有萬邦。兆民永懷。武王定天下。萬姓悅服。其得人心則同。湯武之道。無不同也。何爲夏人歸商。不復攜叛。而商人歸周。屢爲翻動。雖以成王之賢。周公之聖。又佐以召公。同心鎭撫。久猶未服。豈無自而然哉。蓋桀雖不道。得罪人神。自取滅亡。與紂相似。書曰。紂罪浮于桀。則是紂惡視桀爲又甚也。觀湯誓衆之辭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告萬方之辭曰。夏王滅德作威。流毒下國。此固足以失天下矣。然未若紂惡之爲大。而天下化桀之惡。亦未若商人化紂之惡之深矣。觀武王誓衆。動數紂之惡。踰數十條。過桀遠甚。而淫酗肆虐。商人化之。罔不沉湎于酒。草竊姦宄。上而卿士相師爲非度。下而小民相與爲敵讎。其凶殘惡德。餘風遺毒。淪人骨髓。溢於後世。庶羣自酒。殆不可禁。自作不典。殆不可安。武庚之惡。猶丹朱然。使

堯在上未必不傲虐商人之惡猶苗民然使舜在上未必不逆命然則雖以成王之賢周公之聖又佐以召公同心鎭撫久猶未服無足疑者是商人之頑至難服也非成王周公服之難也又況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口化人之情不特使之革面其治人而未治也必皇自祗德不以責諸人其計安天下必爲百世計不爲目前一切計成王周召之意若以謂商人難化非商人之罪化紂之惡深也既曰頑民矣吾其可忿疾之乎吾不能使風移俗易樂從誠服而惟禁之以令臨之以威劫之以刑俾莫我敢違則是徒服其口耳彼將不敢言而敢怒詎能服其心乎是徒使之革面耳彼將苟免無恥詎能化其情乎是徒責諸人耳彼將謂我不先自治而非議之詎能無媿於祗德乎是徒苟爲目前一切之計耳彼將傾耳戴目懷異志而幸禍亂矣詎能爲百世計乎且周之得天下非取之也以德行仁天下自歸之也天下自歸之又烏可以威令與刑加商人而強服之哉此則成王周公之心也是故成王周公之於商人也念之至深待之至寬處之至厚作成周使之遷庶幾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擇康叔爲之君庶幾乃大明服其勅懋和歷言商之亡以淫佚不明取天罰使知天之所廢非人力可與又歷言周之王以明愼用德受天命使知天之所興非人力可勝告康叔有曰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是欲定商人之心以同心也誥多方有曰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是欲使商人之心愛周而自安也凡此類豈非欲服其心不服其口之謂乎誥康叔有曰若有疾惟民其畢棄舊又曰作新民是欲使商人盡去舊惡遷善而自新也告多士有曰誥爾商多士今予惟不爾殺惟予時命有申是欲使商人誠服於教命不以刑戮威之也召公告成王有

曰王先服商御事比介於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曰其邁是欲節商人之性而使之進於善也凡此類豈非欲化其情不特使之革面之謂乎於大誥有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是雖商人爲叛而以過事爲在己也誥康叔有曰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於天是雖商人不安而以爲天罰己罪也凡此類豈非皇自祗德不責諸人之謂乎其告康叔有曰聽朕告汝乃以商民世享是欲使康叔安商人爲世世享國之圖也於梓材有曰已若茲監惟曰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是欲康叔安商人爲周家萬年之圖也於洛誥有曰王伻商乃承敍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是欲商人永懷周德爲萬年圖也凡此類豈非欲百世計不爲目前一切計乎成王周公之治商人必欲服其心必欲化其情其自治也必皇自祗德必爲百世計處己處人可謂兩盡矣宜其終能使頑民咸化也然而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猶曰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又曰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又曰爾無忿疾於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誥誥訓戒皆欲其不特威令刑辟務爲寬容豈非終不欲以力強服商人哉

君牙冏命呂刑論

穆王之書見於經者三篇命君牙爲大司徒命伯冏爲大僕正命呂侯訓暢夏刑其言皆丁寧告戒以求助輕刑爲意夫子錄而敍之與典謨並傳其餘無穆王事見於經者以三篇爲聖人所取則穆王信亦賢矣而好議論者掎摭傳記不典之語橫加誣訾謂穆王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不聽又謂其欲以車轍馬迹

周天下。祭公謀父誦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嗟乎。信不典之語如此。不幾於廢經乎。世有善爲春秋者。以經考傳之眞僞。是學經之法也。豈惟春秋哉。凡百家傳記有異論。皆當折衷於聖言。今遽以傳記廢經。遂謂穆王非賢。甚不可也。且二說皆出於左氏。左氏浮誇而失之誣者也。竊求諸經。穆王命其臣使翼己。作股肱心膂。又命左右前後之士。正救所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又以厥后自聖爲戒。輸誠求助。切至如此。豈不能聽謀父之諫乎。且以祈招一詩。猶能止王非心。則欲征犬戎。謀父進諫累數百言。寧有不能止其行乎。又求諸經。穆王能念前人付託之重。戒愼恐懼。若涉冰蹈虎。怵惕惟厲。至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此其心與堯舜禹湯文武戰戰慄慄之心何異。又慕文武出入起居。罔有弗欽。此其志亦高矣。何至於肆其侈心。周行天下乎。呂刑一篇。首言蚩尤作亂。苗民淫虐。繼言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皋陶制百姓於刑之中。又歷言察獄欽刑。中正審克之道。大要以愼罰不濫。宥過從輕爲意。原其設心。雖小眚薄罪。猶將盡心焉。況甲兵大刑。其肯輕用以不享責犬戎。妄加討伐乎。以君牙景命呂刑三篇考左氏記穆王事。則其僞著矣。

香溪集卷十一

進策

策略

臣聞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列士。獻詩以諷。近臣盡規。親戚補察。下至瞽矇百工。商旅庶人。皆得以進諫傳言。非議其上而莫之罪。蓋以爲腹誹之憤。甚於指斥目語之譏。切於面謗。與其壅天下之言以自欺。不若用天下之言以自治。傳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臣請借秦以言之。始皇不道。剛愎自用。進導諛斥忠諫。強直者謂之罔上。讜論者謂之妖言。威之使懼。劫之使嘿。天下之人。不得一申其喙。積忍含怒。不勝憤鬱不平之心。戴目傾耳。思一快其懟悶而無由。及一夫作難。奮臂大呼。則靡然響動。相與裂憲網。壞禁防。聚首族談。爭詆秦罪。搖吻鼓譟而莫之禁。蓋其所以壅天下之言者。甚固而無所洩。則其發也。若大川之決。齧堤四走。奔湧浩蕩。遂至於橫潰而不可制。此甚可懼也。惟人君博詢廣聽。求衆言以宣下情。使無所閉抑而不通。則可以自安於士民之上。是用天下之言者。人主所以自治也。仰惟陛下。厲精庶政。虛心聽納。乃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亟下明詔。敷求讜言。是將用天下之言以自治。故臣於此。先陳人主之說。已乃極言其餘。惟陛下財察。臣聞主道在先正心。正心所以自治也。心不正於中。則過事形於外。天下之人因

得而議之。故用人言以自治。其要莫切於正心。然而君臨兆人。總御萬機。事物之日投於前。衡於慮者。交午不可計。欲心之正。豈不難哉。唐太宗嘗言。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嗟夫。一心而攻之者如此其衆。可不思所以正之乎。昔孟軻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而其說則以謂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獨在乎格君心之非。而時君類以爲迂遠闊於事情。不能用。漢董仲舒嘗以正心爲武帝言之。唐柳公權又嘗以正心爲穆宗言之。然皆不能用也。是豈人主之心果不可正乎。亦曰習與正人居之而已。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則聞正言。見正事。行正道。欲其心之不正。胡可得邪。陛下能正心矣。則判忠邪。察賢佞。如辨黑之與白。如觀高山之與深谿。於以聽言。洞然不惑。然後臣之區區。得以上達。臣抑嘗觀仁宗嘉祐中。司馬光建言。國家本置六科。蓋欲以上觀朝政之得失。下知元元之疾苦。非爲士人設此以爲進取之階也。因請取制舉所試策。擇其言合時務者行之。使四方知朝廷求直言之士。非以飾虛名。迺取其實用。光意若以謂國家於進士科外。復設六科。正欲求言。儻略其言不加采用。則雖制舉猶無益也。況今時方多艱。陛下又以天變。詔求直言。使草茅賤士。皆得論社稷之至計。可不留神審覽哉。夫多言繁稱。未必雜而寡要。略事陳意。未必拙而不智。道往古未必爲誦說。論大計未必爲夸浮。質言未必鄙。小談未必陋。乖於時未必繆。忤於衆未必非。從宜而言。惟歸於當。惟陛下擇之而已。

應天

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其道甚密。其應甚捷。其成敗甚可畏。方天之仁愛人君也。先出災祥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猶不知畏。有所塞除而輕忽簡誣。傷敗迺至。是知非天心之所眷顧。則無復變異以示戒于下。此譬猶父之於子。有所甚愛。故繩違糾過。丁寧教告。惟恐不爲善人之歸。若聽其逋蕩墮游。肆行不義。父不呵斥。如塗人然。是不外而不戚。以爲不足復子也。楚莊王見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乎。是以古之興王。天所右與。必有妖孽以恐動其心。增益其所未至。故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鼎雉。宣王之旱虐。皆所以轉禍而爲福。易亂而爲治。起衰運而治中興。然則災異者。誠天之深愛乎人君也。臣觀陛下卽位以來。撫艱難之運。宵興求衣。旰不暇食。憂勤至矣。而變異時見。殆天仁愛陛下。昭示至戒。以見右與之深。夫人情忽不自知失德遺行。出於戒慎之所不及。恐懼之所未至者。己或不知之。而天獨知之。是故聖人寅畏天戒。惕慄震動。所以修省而思愆。惟恐不至。成湯七年之旱。煎沙爛石。則自責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六事皆叔世僻王悖繆之爲。豈成湯所宜有。而湯以自責。蓋懼夫忽不自知。而天獨知之者也。夫人之道。不可以無畏。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人主高居九重。蟫蛸蠖濩之中。至尊極也。作福作威。生殺予奪。無不如志。苟放情縱慾。恣爲不道。如桀紂。如幽厲。如秦始皇。如隋煬帝。方其力行無度。長惡勿悛。天下之人。誰能制之。惟其得罪於天。加凶罰而下殃禍。故國顚覆。身滅亡。天下大壞而不救。使後世之君。指前車而思危。知上天之可畏也。然則人主所不敢放情縱慾。恣爲不道者。亦惟畏天而已。

堯舜之帝。三代之王。凡其君臣所以動色相戒者。未嘗不以皇天上帝爲言。見於虞夏商周之書。可考也。人君其可忽哉。臣聞仁宗當慶歷間。嘗遇旱。蔬食禁中。引咎精禱。一夕。微聞雷聲。遽起冠帶。露立廷中。至雨沾衣而不倦。仁宗畏天憫民。祗懼如此。故能享國久長。號稱盛治。陛下誠畏天戒。則宜法仁宗之祗畏。慕成湯之自責。歷筭周思。政教得無僻違。刑罰得無過差。舉事得無失當。讜言得無未進。賢才得無未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得無未去。賦斂得無繁重。窮民得無怨咨。凡可以引咎而罪己者。無所不慮。慮而思所以施置之宜。亟正厥事。豈不足以弭天變哉。昔唐文皇貞觀中。妖災屢見。然而躋世太平。治幾成康。稱賢君者。惟其用人言以應天塞異。故不害其爲至治。當時山東滄雨。江淮大水。虞世南曰。宜錄枉繫。帝即申省冤獄。多所原赦。星孛虛危。歷氏百餘日。世南曰。願陛下勿以功高自矜。帝即曰。此吾之罪也。穀洛溢。漂居人。魏徵謂無克終之美。帝即優納。廢明德宮元圃院。賜遭水者。旱暵不雨。徵疏十漸。帝即曰。願改之以終善道。今陛下以天變求言。苟可用。願陛下即施用之。如唐文皇。則雖變異不害。夫精祲相感。災不徒生。動天以誠。無事虛文。則臣之至願也。

遠圖

臣聞書曰。惟懷永圖。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夫天下之事。固有患在數十年之後。必豫圖之目前。乃克有濟者。譬猶越人適秦。度塗計遠。必三月乃至。苟惟不先時而即路。遽欲一旦求至於三月之後。則雖鹿奔鳥舉。有所不能。此智者之獨見。愚者之同昧也。晉武帝每宴見羣臣。不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

議者謂非貽厥孫謀之道。故西晉中否。不克久長。自古英主睿君。未嘗不深謀遠慮。爲子孫千百年不可動搖之計。方禍患危機。藏於微隱而潛萌於衆人之所不知。則已預防而逆爲之所。後雖不能盡去其所可憂。要亦不至漫漶而遂不可救。世言漢高祖識吳王濞必爲亂於五十年後。若聖神然。此非有奇術怪道以知之也。蓋自秦室土崩。海內雲擾。如滄海橫流。無不昏墊。而江東故地。受兵獨希。其人皆剽勇多奇材劒客。且未忘項氏。易動而喜禍。又有鑄山煑海之利。足以富饒。高祖計後五十年。東南益盛。必至於亂。而濞適已封拜。故因戒之曰。愼毋反。亦欲子孫聞此言。不忘所以備吳。嗟夫。高祖之爲後世深謀遠慮。殆不止此。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獨任。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當是時。天下未復有患。何劉氏之安哉。而其意則實在諸呂。諸呂擅權。高祖微見其漸。預爲之圖。當付之智者。則一陳平亦足矣。而猶慮其智有餘。使少戇重厚者共圖之。蓋智有餘則求成速。求成速。則其舉也。或先事而失機。故濟以少戇之王陵。重厚之周勃。相與維持隱忍。以待可投之會。卒能一動而諸呂之族亦劉氏社稷幾危而復安。然則高祖爲天下國家之計。豈不深且遠哉。臣觀方今天下之事。固有宜爲深謀遠慮者。民日益困。而欵日益繁。財日益乏。而兵日益聚。官日益多。而入仕之門日益廣。穀日益貴。而浮食之人日益衆。此數者皆爲患之細耳。故臣得以遽言之。抑又有大於此。在陛下詳求其故。預防而逆爲之所。務使謀慮如漢高之切至。則何後患之有。臣聞晉文公將與楚戰。謀於咎犯曰。彼衆我寡。奈何。對曰。戰陣之間。不厭詐僞。君其詐而已矣。又謀於雍季。對曰。以詐遇民。偸取一時。後必無復。文

公曰善乃以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及勝而行爵則先雍季後咎犯曰咎犯言一時之權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今陛下撥亂用武事出一切便宜者爲多而臣所言亦固有不得已而應變者至若從一時之權又存萬世之利以盡經國遠圖可不念哉

任相

天子以萬幾之得失百官之進退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近而號令之臧否遠而蠻夷之叛服大而陰陽之愆伏小而錢穀之衍耗凡官有其事事有其名一皆委任而責成於宰相故宰相於天下事無所不統不以一職名官熙載代工治亂攸繫曷刻之誤或貽患於歷年毫釐之差或致弊於寰海相之爲任顧不重哉人君於此貴乎考愼輕用而亟易則不足與共功蓋嘗聞之孔子相魯三月而政成子產相鄭三年而政成聖如孔子不得而見也賢如子產使之成政猶須三年況子產不時有乎唐明皇相姚崇相宋璟開元之治幾致太平希蹤貞觀當時輔相率三考輒去故雖崇璟不能踰使明皇知久任二人不它相則迄天寶治安可也惟不知出此故卒以危亂而不克終然其相李林甫遂至十九年不去何哉大抵君子事上率以正正則君所欽而憚小人事上率以佞佞則君所狎而安欽而憚則易以疎狎而安則易以昵疎故崇璟三年而遂去昵故李林甫十九年而猶處夫惟惡小人而亟去親君子而久任者非聰明睿知之君有所不能李德裕戒武宗以亟進罷宰相使權在中書誠治本也此言非是觀德裕在相位以秉權日久位重有功向使武宗用德裕言遂亟罷德裕則會昌之功亦莫克有就故臣以謂德裕當勸其君

擇宰相。不當勸以亟進罷宰相。惟能愼擇於其始。則無庸亟易於其後。此太宗所以用房玄齡十有六年任魏徵十有五年。未嘗失道也。然則何以知其可相而任之。曰相固自有體。不動聲氣而危疑以平。相之體也。偃息談笑而坐折遐衡。相之體也。隱然鎭靜。遭變事而不亂。相之體也。一言足以折姦辯。使儉人奪氣。相之體也。唐崔祐甫相德宗。時王駕鶴典衞兵。久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祐甫曰。是無足慮。卽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此不動聲氣而危疑以平者也。晉謝安相武帝。時苻堅率衆百萬。次于淮淝。遠近震恐。安夷然無懼。游奕自如。指授諸將。遂淸強寇。此偃息談笑而坐折遐衡者也。漢王商相成帝。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呼。長安中大亂。商獨排羣議以爲訛言。天子壯其固守。此隱然鎭靜。遭變事而不亂者也。唐李石相文宗。對延英。仇士良等斥李訓以折大臣。石徐謂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爲之先。士良等恧縮不得對。搢紳賴以爲強。此一言足以折姦辯。使儉人奪氣者也。卽是四者以擇相。其有不得人乎。得人矣。任之久而不移。信之專而不貳。假之權而不疑。此則責成之道也。

更化

一儀不可以百發。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改。夏之政忠。忠之失則野。救野莫若恭。故商人救以恭。恭之失鬼。救鬼莫若文。故周人救以文。三王聖人也。其教化不免乎失。失則不免乎救之。天下後世。不以其失爲悖道。不以其救爲反古。蓋久則弊。弊則變。理之自然。非固相戾爲也。傳曰。爲政不行。甚者必解而更化之。乃可理也。陛下中興王業。修正百度。天下之人宜

渙然洗心易慮。以承惟新之休德。而士大夫奔競之風未息。州縣苟簡之政尙多。民庶逐末之俗愈甚。其故何哉。失不更化而已。夫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可守也。祖宗之成憲是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翫於時。可改也。臣所謂宜更化者是也。是故士大夫奔競之風未息。由薦舉之法弊也。州縣苟簡之政尙多。由考課之法弊也。民庶逐末之俗愈甚。由稅賦之法弊也。薦舉之法本以明公道。至其弊則薦舉益廣而公道益以不明。夫惟士皆求舉。舉者初不求士。故以朴素爲遲鈍。以虛僞爲精強。以靜嘿爲拙訥。以捷給爲辯慧。以守節爲固陋。以趨附爲疏通。以剛介爲偃蹇。以佞媚爲温良。刻章論薦。非蟬聯鳥奕之緒胄。則達官膴仕之姻戚。非依藉權門之援地。則苞苴賂遺之交關。非詭隨趨和之姦人。則脅肩搖尾之諂士。不然。則雖廉若夷齊。政若求由。愛惠若子產。有聲名若子奇。亦未免徒勞州縣。誰其稱之。用是希遷望進。挾岸媚竈之徒。離局捨次。狂奔疾走。望塵俯伏。以伺候於公卿權勢之門。自非持身秉操。毅然不回者。孰不伈伈睍睍。撓所守而靡從之。臣故曰。士大夫奔競之風未息。由薦舉之法弊也。考課之法。黜幽陟明。揚清激濁。所以總核名實也。國家之制。諸道州縣官。命漕臣察訪其能否。第爲三等。歲終以聞。以臨事簡慢者爲下。職務粗治者爲中。政有殊績者爲上。吏部給歷。書其勞效。愆過。秩滿。有司詳視而差殿最。法至良也。然行之歲久。視爲不急。漕臣初不精覈州郡。據歷書考。殆若循常案牘。吏摘紙尾。至則占字選部銓擬。亦不加察。在官雖或酷若乳虎。或貪若石鼠。或冥迷鄙昧。不辨菽麥。或筋駑肉緩。縮手避事。或敖遊沉湎。不主曹務。歷之所書。苟無愆犯。卽以資格。緣手注授。欲官之不廢。竄而勤。不贓墨而廉。不暴刻而循良。不放敖而

謹守。不鑫減而精詳。其可得耶。臣故曰。州縣苟簡之政尙多。由考課之法弊也。稅賦之法。民因資產而有兩稅。因兩稅而有科率。軍興以來。斂取歲增。常產之民。日以彫瘵。州縣索一絲縷。市一筋角。悉按戶等高下差第敷入。無常產者。秋毫不輸。蓋有囊金珠。束縑素。時其低昂。取贏貲以自肥者。蓋有困藏廩積。乘農人之憔悴。賤收貴出。坐待穀值之翔踊者。蓋有擁高貲。行子貸。息取倍稱。以朘剝貧民者。是等皆飫饜鬻肥。朝歌夜絃。笑視編氓之困。顧有得色。是以溫丁高戶。剔屋產。市犁犢。相與捐隴畝而捨本業。規脫科斂。臣故曰。民庶逐末之俗愈甚。由稅賦之法弊也。此三弊皆風俗之大患。宜爲之變通者。而未聞所以革之。臣故曰失不更化也。

香溪集卷十二

進策

廟謨上

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人主議戰於廟堂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是謂廟謨。夫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故爲魚鱉者可以網罟取。爲鴻鵠者可以矰繳加。惟無形者無可奈何。廟謨成算。所以先計取勝。出萬全而必無敗。蓋無形之大者也。豈獨使敵人不能窺。雖吾士卒。雖吾國人。不可使知之。非吾腹心之臣。非吾指授之將。不可使知之。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君臣相與議戰於廟堂之上。安危係焉。成敗係焉。固所以躡足附耳而謀者也。愼密不至。幾何而不害於成。蓋聞用兵者。常不愛爵祿百金。以求知敵之情。間人諜士。我固有之。而彼亦烏能不用。凡彼使之覘我事情。伺我動靜。察我虛實。固有近在門庭而不及知者。我非故爲誑事於外。令吾民知之。以欺於敵間。則奇謀至計。情實之所在。殆未有不密而不害於成者也。今有千金之玉巵。通而無竇。可以盛水乎。曰不可。有瓦器而無漏。可以盛酒乎。曰可也。夫瓦器雖甚賤。惟無漏。故可以盛酒。玉巵雖甚貴。惟漏、故不可以盛水。此春秋所以戒寺人貂漏師於多魚者也。昔之人固有

欲發天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者。固有居高堂。悉去屏障。相向坐。謀而不言。以鐵筯畫灰爲字。隨滅去之。故其所謀。人無得而知者。漢高祖以陳平爲腹心。或計祕世莫得聞。荀攸從魏武攻討。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古之君臣。於機事愼密。如此其至。是以決策舉事。鮮不有成。今廟堂之上。沉機祕畫。必如漢高之與陳平。魏武之與荀攸。則何攻之不克。何戰之不勝。何敵之不摧。何寇之不滅哉。儻尙若異時。謀未定而計已傳。兵未動而敵已知。成筭未授於將帥。而市人行路。已宣言吾情實之所生。則非臣之所敢知也。或曰。得萬人兵。不如聞一言。獨不可以收羣策廣廟謨也。曰。是不然。兼聽而獨斷者。大謀之術也。收羣策所以兼聽。故白屋之士。皆得以關其說。定廟謨所以獨斷。故非腹心之臣。非指授之將。不可使知。魏劉廙言智周於獨斷者。不恥於下問。故博採衆智於下。而愼密勝筭於上。聖王所以出萬全也。凡臣所陳。或妄議兵形。則皆發其端而不敢盡。惟畏夫機事之不密而已。然猶有不得已而及之者。昔唐元萬頃草檄責高麗。議其不知守鴨淥之險。莫支離報曰。謹聞命。徙兵固守鴨淥。唐軍不得入。此又機事之所宜密也。

廟謨下

所謂廟謨者。計勝於未戰。尙謀之道也。夫天下無久治亦無久亂。不患亂之不治。而患所用以治亂者非其人。苟得其人。不患功之不速。而患所以圖功者無其謀。昔晉元帝啓基江左。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日北征。至以漕餉稽期。誅督運令史。志非不速也。然終不能成尅復功者。惟無圖功之謀而已。當

是時祖逖鎮雍邱。數破石勒之鎮戍。歸附逖者甚衆。黃河以南。盡爲晉土。又營繕虎牢。將長驅越河。掃清冀朔。元帝既得逖宣威於外。儻遂能推誠任之。俾專分閫。且以王導爲腹心。引紀瞻、戴若思等爲策士。倚陶侃以爲屏蔽。誅王敦以絕內患。因溫嶠忠亮之節。復讎之私。俾率銳師。佐逖進討。則翦羣胡如拉枯。復輿地如反手。元帝謀不及此。故元戎屢動。不出江畿。是雖得人。而無圖功之謀。猶無功也。今王師討伐。固將收中原。清大憝。以悉復祖宗故地。然根本所恃。實在江左。彼東晉得一祖逖。猶能使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況陛下有腹心爪牙之衆乎。臣所未知者。廟堂所以圖功之謀爲如何耳。陛下雖有腹心之臣。籌於帷幄。然引之爲策士者誰乎。倚以爲屏蔽者誰乎。俾專分閫可以破虜如祖逖之當石勒者誰乎。可使之率銳師佐進討者誰乎。陛下當與腹心之臣。議於廟堂之上。審我狗地闢國者才爲如何。訓兵總衆者才爲如何。彼所出者何策。我所出者何策。彼所固守者何地。我所固守者何地。吾將所以破彼者何人。彼所以當吾將者何人。孰賢孰否。孰智孰愚。孰強孰弱。孰勇孰怯。彼己洞見。則勝負之勢。未戰而已分矣。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漢高祖深明知彼己之術。故伐魏而知栢直不能當韓信。馮欽不能當灌嬰。項它不能當曹參。因曰吾無患矣。果定魏地。是審彼己之將而知必勝也。黥布之反。高祖召薛公問以布計所從出。薛公對以布出上計。則山東非漢有。出中計。則勝負未可知。出下計。則可以高枕而臥。漢無事矣。布果出下計。高祖遂破之。是審彼己之計而知必勝也。陳豨之反。高祖自往討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矣。遂破豨。是審彼己之地而知必勝也。故夫決勝之策。在乎察將之才能。審敵

之強弱、斷地之形勢、觀時之宜利、今廟堂之謀、能先審彼已、知必勝之道、則何患功之不速乎、議者或謂、唐肅宗以匹馬起靈武、合窮族、鉏強寇、師及渭西、曾不踰時、而摧堅銳、復兩京、悉收河南州縣、今中興之功、胡爲乎不可以日月冀也、臣竊以爲不計事勢之言、夫清內盜者易爲力、攘外患者難爲功、安祿山雖劇寇、然內盜也、當時回紇請和、士蕃結附、不惟順服、又藉其用以復土疆、則不踰時而清中原、尙爲宿留、且香積之戰、新店之戰、唐兵爲賊掩、幾不能軍、使非回紇相與夾攻、則雖郭汾陽李嗣業且將再不勝、賊驚曰、回紇至矣、因大敗、遂收東都、是肅宗中興用夷狄、國家中興攘夷狄也、不計事勢、而欲以至德之功望今日、則過矣、然而功不可以速成者事之勢、時不可以不趨者人之力、苟惟玩日弃時、而曰功不可以速成、則亦何功之有、禹之治水、非一日而有功也、然履遺弗取、冠掛勿顧、其於趨時、未嘗不急、則圖天下之功、可忘所以趨時哉、

用奇

臣言功難以速成、謂中興大功也、至於兵家之策、則又有貴速而不貴久者、臣且將言之、夫戰久則兵鈍、攻久則力屈、暴師久則國用不足、此兵所以貴速也、敵有可乘之隙、我有決勝之機、行之有疑、反爲彼利、此兵所以貴速也、欲無鈍兵屈力殫財動敵機會、則莫若用奇、以求速勝之功、而用奇者、又莫神於得奇正之變也、使夫用兵者、以衆敵衆、以強敵強、戰勝則殺傷猶至於相當、不勝則一敗塗地、以爲用兵如是而止耳、則雖庸人悍夫、皆可以將百萬之師、以臨大敵、惟夫用寡以當衆、用弱以當強、轉危而安、轉敗而

勝勝則彼必摧潰而我獨全不勝則不至於甚亂而敵無以乘我是豈庸人悍夫所能知哉蓋有奇正之變行乎其間因形制勝神張鬼翁變化莫測雖吾士卒猶不能窺吾所以勝況敵人乎兵法曰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無端必有獨得於心不可以智識不可以情求者爲能盡之昔唐兵之破霍邑也建成墮馬右軍少卻而宋老生乘之太宗自南原馳下斷其軍引兵奮擊遂敗老生夫建成陣於城北是謂正及其卻而致老生則向之正變而爲奇太宗自南原馳下是謂奇及其斷老生軍引兵奮擊則向之奇變而爲正太宗得奇正之變故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議者以謂非學而能惟其以正爲奇以奇爲正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是豈可學而能哉必有獨得於心不可以智識不可以情求者也歷觀自古善用兵者未嘗不以奇勝或示羸而用其銳或示怯而用其勇或示緩而用其急或示近而用其遠或示之敗而致其怠或示之退而致其追或示以擊東而實攻其西或示以擊左而實攻其右皆因機應變示敵以可見之形而不示以不可知之計唐李泌請肅宗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眞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然後命建寧王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肅宗不能用使慶緒思明挺亂不已其後代宗討史朝義長孫全緒請休士張勢以緩賊使光弼取陳留李抱玉擣河北先斷其手足然後縱間賊中破脅從者相疑則賊滅可待代宗用其言遂滅朝義平河北臣嘗謂禁四將而取巢窟張勢緩賊而斷其手足是皆用奇正之微機不可失者惟有用有不用故或有功或

無功。夫先人有奪人之心。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方今討賊之勢。得無與李泌全緒所言有近似者乎。惟能出奇正之變。示以可見之形。不示以不可知之計。以成速勝。則善矣。

揆策上

兵有不可攻。有不可不攻。不可攻者。敵之銳也。不可不攻者。敵之恃也。我以兵進。彼以兵逆。則猛士精卒。悉銳來拒。此不可攻也。當用奇以擣其虛。彼有所恃。持重自守。則餘軍倚以爲強。士氣自倍。此不可不攻也。當用奇以致其敗。日者王師之討賊也。數道並進。賊悉以銳兵分拒諸將。諸將攻之。勝負未有。此攻所不可攻也。法當以大衆謹持其銳。選梟勇士少出而更進。時擣疊以撓之。備東則擣西。備西則擣東。使彼奔走不給。雖有猛士精卒。且將氣竭而力弊。我乘其弊而攻之。可以必克。且彼備我於前者。既衆而強。則其自備於後者。必寡而弱。我既弊其強衆於前。則可以襲其寡弱於後。彼強而衆者既弊。則寡而弱者自孤。我因以輕兵捷騎投其間。而擊其虛。倍道疾馳。不三日而叩汴城。出其不意。則叛衆可以笑俘。渠首可以坐縛。彼強衆之在前者。還救則我師夾攻。不還救則腹心已奪。此彼之銳不可攻。當用奇以擣其虛之策也。且賊之所恃者。胡虜也。彼宜推以抗我。爲兵寇鋒。而方蜂屯蟻結。固守不動者。蓋彼以爲恃。則其動不敢輕。輕動而小劒。則凶威挫而賊衆疑。恐我得以測其虛實。不若固守不動。使其衆賴強胡之虛聲。挾以自壯。且示所恃以疑我。此賊人之情也。法當以計動之。使彼雖不欲與我戰而不得不戰。夫胡虜之性。貪惏無厭。可以利誘。我宜未戰而設伏。使一裨將率數千衆。鼓行徑進。衝其中堅。示敗而速去之。無愛輜

重寶物。且走且棄。虜輕我軍之易北。又嗜遺利。必驕怠而競爲抄掠。則吾伏可起。掩其不備。虜必反走。因而乘之。向之蜂屯蟻結者必亂。則吾示敗之師。可還奮擊。破彼所恃。則餘賊奪氣。然後諸將席勝。四面攻之。大克必矣。此彼所恃不可攻。當用奇以致其敗之策也。昔唐兵討蔡。吳元濟悉銳卒屯洄曲。以抗李光顔。故李愬知元濟之隙可乘。潛師夜起。出文城柵。馳入垂瓠城。駐元濟外宅。而蔡人無知者。遂以平蔡。時董重質猶守洄曲。愬折簡召之。重質即棄軍降。是擣其虛而銳自摧也。李靖討輔公祏。公祏以一軍頓當塗。一軍據當塗南路。皆百戰強兵。造柵自固。蓄力養銳。以抗唐軍。蓋公祏所恃也。靖苦戰破之。二軍悉潰。公祏餘衆雖多。不復敢戰。遂擒公祏。是敗其恃而衆自破也。擣其虛而銳自摧。敗其恃而衆自破。固有古事之效矣。豈空言哉。

揆策下

甚哉。兵久之難也。千里饋糧。內外騷動。老師費財。從古患之。昔曹操孫權時。江淮間不居者數百里。或以爲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此未得曹孫之情也。且操與權才均智敵。將佐亦相甲乙。使其對壘抗兵。各用所長。以角逐於江淮之間。雖積時累歲。徒爲自弊。勝負猶未有分也。故各虛數百之地。堅壁清野。以相候望。來則應。去則守。全力繕兵。以伺敵釁。此則曹孫之情也。然兵固有不得已而相持者。以順討逆。以義討不義。師出有名。士氣自銳。彼不敗走。我難自卻。卻則我勢沮。彼勢張。進不成攻。退不成守。古人於此。雖以弱敵強。以寡敵衆。猶相持也。故以弱而持強者。漢高之持項籍是也。以寡而持衆者。曹操之持袁紹是也。

漢高與項籍相距滎陽數歲。漢義而籍不義。故漢雖數困而不爲弱。然卒所以勝籍者奇也。高祖出軍宛葉。綴籍兵而不戰。令滎陽成皐間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因復走滎陽。使籍備多而力分。此高祖之用奇也。曹操與袁紹相持官渡百餘日。操順而紹逆。故操軍雖不敵而不爲寡。然卒所以勝紹者奇也。紹遣淳于瓊等持兵萬餘人。北迎粮運。操自將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此曹操之用奇也。今王師出征。以順討逆。以義討不義。兵衆將強。不寡不弱。固有萬全之勢。然賊未敗走。理必相持。不出奇謀。不見其利。臣所謂擣其虛。敗其銳。誠爲至計。然苟未可圖。則宜以諸軍綴賊。使不得動。別遣奇兵萬人。由間道襲取負海諸郡。以駭京東賊徹緣淮之備。以自救。則震撓可擊。使其終不敢動。則我遂盡取京東。此亦漢高之奇也。國家得東南漕運。故可以都汴京。今賊雖僭據。而江淮財用。皆爲我有。策其暴兵既久。必至飢虛。儲糧大乏。當遣間人用火攻。燒其積聚。或伺其積聚所在。以輕兵夜出。假賊旗幟。設詭道襲而燔之。此亦曹操之奇也。或謂我以萬人由間道襲取負海諸郡。餉道聲援。兩皆阻絕。奈何。曰。是又有奇正之變焉。奇正之變。莫妙於變主爲客。變客爲主。因糧於敵。是變客而爲主也。投萬人於死地。使自爲戰而後生。是變客而爲主也。因京東思國家之心。復其租而寬其徭。使還爲我用。是變主而爲客也。已得負海諸郡。俟彼救至。乘其恍駭。設伏於險而迎破之。是變主而爲客也。何餉道聲援之虞哉。

香溪集卷十三

進策

巡幸

王者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故不常厥居。黃帝以師兵爲營衛。遷徙往來無常處。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周成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是豈樂於勤動爲哉。將以一身之勞。易天下之安。聖人之心也。然臣觀盤庚遷都。告其臣民曰。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但勸憂。則知古之人君。將遷都改邑。非徒爲是紛紛。蓋爲長久之慮。不得已而議遷。而其臣民亦有所憚動也。陛下時巡于邁。雖非遷都。至若鑾輿天行。百官羣司。千乘萬騎。與臣庶之景從者。不謂無煩。亦當爲久長之慮。有不得已然後移蹕。則人有悅心。國無徒費。故曰。天子順動。人皆幸之。之謂幸。且陛下以決策親征。巡幸建康。天威所臨。諸軍增氣。義士激烈。孰不用命。甚善舉也。然臣愚慮。以爲有可議者。建康王者之宅。東晉時。溫嶠議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而王導獨以建康爲可。遂定都不遷。則江左形勝。無踰建康者。然孫權居之。即城石頭。又作濡須塢於江西。(濡)而權以七萬兵。却曹操四十萬衆於濡須。則地之可以戍守者。宜爲之備也。又東晉時。巨盜淩擾。皆自上流奄至。變出不虞。故王敦盧循之徒。伺間竊發。則上流之可爲藩屏者。宜

爲之備也。既修戍守。又有上流之防。然後翠華可駐建康。以經略中原。然臣愚慮又有可言者。自古皇居帝宅。未嘗不爲居重馭輕之計。其勢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適稱而不悖。唐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其驗也。今雖悉師討賊。務揚威武。而輦轂之下。兵衞亦安可以不強。甚非居重馭輕之道也。唐肅宗在靈武。衆單寡軍容缺然。得郭子儀李光弼兵。故國威大振。德宗時。段秀實言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爲牙爪也。若去之。則犬豕馬牛。皆能爲敵。此欲強本幹備非常之意也。昔漢高祖與楚戰。出成皐。至小脩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收其軍。兵遂大振。因令耳備守趙地。令信發趙兵未發者擊齊。高祖必先取二人兵以自振。故能使之俯首聽命。唯所指使。不然。則信耳萬有一驕蹇不受約束。且無以制之。此實將將之術。安危之機。語之於今。宜留聖慮者也。陛下誠即日親御六軍。張皇武節。則戎卒前驅。千麾萬旗。天威震赫。國勢隆矣。儻尚觀兵俟時。以行天討。則環衞禁旅。居重馭輕。誠不可後。

形勢上

厥今中興。既有取勝之資矣。在所以用之如何耳。何謂取勝之資。形勢是矣。臣請以三國言之。夫孫權劉備。皆一時人豪。吳有三江之阻。蜀有重險之固。合此二長。共爲唇齒。其勢足以患魏。人地雖廣。兵雖強。亦常鰓鰓然恐吳蜀之一合而軋己也。故吳蜀和。則魏不敢動。吳蜀離。則魏思間釁以圖之。方權備之交相伐也。魏劉曄乃欲大興師以襲權。及吳蜀之使復通。魏賈詡則曰。劉備有雄材。孫權識虛實。據險守要。汎

舟江湖。難卒謀也。以是知吳蜀有勝魏之資。權備不知相與合力而用之。非不知也。其心則異。而勢則有所不合。今吳蜀地皆我有。人無異心。勢無不合。豈非取勝之資乎。第顧用之如何耳。夫江左與蜀雖猶輔車。而川塗回遠。聲問往來。動以數月。或道路壅隔。則音郵曠絕。故以重師鎮襄陽。通川蜀聲援。誠今日所宜先也。襄陽北接宛許。西接益梁。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故吳人欲據之以蹙曹操。晉人欲鎮之以保上流。蕩秦寇。唐人又謂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輿鳳林爲之關。南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連天下之財。可使大集。是襄陽亦取勝之資。而又可以用吳蜀。豈非所謂形勢者乎。晉人有言。雖未獲長驅中原。藏截凶醜。亦不可以不進據要害。思攻取之宜。是據形勢以經略中原。正急務也。然吳蜀襄陽。可以爲取勝之資。而不足以盡天下之形勢。今之議者。皆曰。長江數千里。實天下之形勢。故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見波濤洶湧。歎曰。固天所以限南北也。苻宏亦云。晉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豈非天下形勢無踰於長江乎。臣竊陋之。夫吳之所不能吞曹氏而據中原。晉之所以不能滅胡醜而復境土者。殆無他焉。正以其謀陋而無復遠略。區區恃長江之險。以爲形勢而止耳。吳人之謀。則曰。取徐州。不如全據長江。故當時僅能擅有江表。成鼎峙之業。晉人之謀。則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故當時劃淮以北。大抵棄之。然則爲今之計。詎可恃長江如吳晉之陋乎。必將尅復神州。不失舊物。則又當縱觀天下形勢。爲經略之宏規。而臣所陳吳蜀襄陽者。取勝之資也。

形勢下

吳蜀襄陽臣既言之矣雖幷涼幽燕於此有未暇詳至若歷陳中原之形勢內以固藩翰外以謀攻取者臣請參古據今而備論之武昌爲江東鎭戍之中非但捍禦上流而已緩急赴援奔救不難故前世都江左者皆以爲要地使重將鎭之爲內外聲援則武昌形勝之地也夏口在荆江之中與沔口對通接雍梁實爲要津故周瑜以三萬人據之能破魏武數十萬衆則夏口亦形勝之地也豫章襟江帶湖北連豫壤西接荆州則豫章亦形勝之地也夷陵江東關限昔吳人以爲安危之機如其有虞必傾國爭之則夷陵亦形勝之地也睢陽爲江淮保障唐張巡以千百卒守之能禦劇賊使不得搏噬東南則睢陽亦形勝之地也彭城地勢陸通驍騎所騁呂蒙嘗謂孫權今日得徐曹操後旬必爭則彭城亦形勝之地也荀彧謂兗州天下之要以比關中河內則兗州亦形勝之地也魏武之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則許下亦形勝之地也長安據函崤界褒斜帶洪河爲古金城則長安亦形勝之地也唐郭子儀以河中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中則兩京可圖則河中亦形勝之地也我既鎭襄陽用吳蜀之勢又命大帥宿重兵鎭武昌夏口豫章以制上流而備不虞藩翰固矣然後中原爲可圖凡諸軍所臨因利乘便苟可以進取則形勝之地皆所宜知我師得利於西則可以出長安臨河中得利於東則可以出彭城臨兗州得利於宿泗則可以取睢陽得利於陳汝則可以取許下數道並取形勝據之或鼓行勁攻或犄角合勢則大河之北虜必連營固守所以備我者近而不暇及遠彼汴城僭叛知虜援之不力必爲收兵閉壘之計

非得帶甲數十萬。且不能守。則抗我之衆。皆將入汴自保矣。此得形勢之地。雖不專於用奇。亦可以圖賊也。然而形勢固有彼我共之者。又成敗之機。不可失也。我得亦利。彼得亦利。我知之。彼亦知之。我能用之。彼亦能用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其時。故不知形勢之可用者敗。呂布是也。知形勝之可用而不能用者亦敗。烏承恩是也。欲用形勢而不能先人者亦敗。毋邱儉是也。曹操曰。呂布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而布卒爲操所克。此非不知形勢之可用以取敗乎。有說烏承恩。使據常山以扼賊咽者。且曰。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譬猶倒持劒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疑而不決。卒守於信都。此非知形勢之可用而不能用以取敗乎。毋邱儉從項。欲爭據南頓。發十餘里。聞王基先至。已據之矣。儉遂復還保項。卒爲基算所破。此非欲用形勢而不能先人以取敗乎。今臣所陳形勢。固不可不知。然知而不能用。用而不能先人。又皆非所以取勝也。嗟夫。天下形勝之地。異時皆吾有也。有之而不知守。失之而不知復。失一邑則棄一邑。失一郡則棄一郡。隨失隨棄。以至於今。惟異時棄之也甚易。故今日收之也甚難。昔漢靈帝時。以兵亂不解。司徒崔烈欲棄涼州。議者不可。曰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至憂。社稷深慮也。向令爲國家守土地者。以天下至憂。社稷深慮爲念。必不輕棄郡邑。雖力不足而棄去。必思卽復取之。惜其棄而不卽復取。遂使左衽之虜。盜據士勁甲堅之處爲亂。迄今而勢尙強。嗟夫。往者不可悔。而可以爲今之戒也。

用人

天下之人。頑非木石。則皆可以意氣動。暴非虎狼。則皆可以誠心感。善用人者知其然。故常用其所不可用。或取於讎。或取於盜。讎與盜宜若不可用也。而吾能用之。是以得其心而致其力。譬者曰。吾怨也。今釋怨而不吾憾。何忍負之。盜者曰。吾罪也。今捨罪而不吾棄。何忍負之。彼其意氣之所動。誠心之所感。可使之趨深溪。可使之蹈白刃。可使之赴湯火而不愛其死。昔齊侯念管仲射鉤之讎。鮑叔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晉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則亦子之勇也。晉戴若思作乂自悔。卒能事君盡節。唐令狐彰從安史自歸。卒能忠義奮發。夫人之情。孰不欲自盡其才以見於世。不幸而爲管仲、爲州綽、爲邢蒯、爲戴若思、爲令狐彰。遽以其爲讎爲賊而置不用。則棄人多矣。惟古人越拘攣之見。開誠素而用之。往往得其用。十倍常人。何者。彼固有所感動之也。臣竊思國家涵養天下。仁恩德澤。龐洪汪濊。浹人肌骨。雖髫童乳子。皆不忘歸戴之心。意彼陷賊生靈。思我宋德。日夜謳吟而望官軍。且將扶攜老弱。壺漿載路。或殺賊渠酋。爲我內應。或望旗歸款。挈地來臣。不疑也。然而逮今猶爲賊用者。彼寧誠爲賊用哉。蓋亦有疑焉耳。且兵興以來。豈無士民自賊中歸我者。而未聞有所恤。豈無將士自賊中降我者。而未聞有所用。此吾赤子之陷於盜區。所以猶有疑心而爲賊用也。陛下雖嘗發德音。設賞格。開其自新之路。使之悔過而效順。然人不見利。烏能遽勸。彼內有疑心。外見迫脅。使戰則戰。使守則守。苟欲免死。不知其他。陛下何不命諸將。擇來降及俘獲之人可用者。隨才授任。命以爵秩。一或有功。遂加優賞。仍以尺檄。廣行誘諭。能以邑降者。即使宰邑。以郡降者。

卽使守郡。以首級降者。以兵衆降者。各差勞績大小厚賞之。使未効順者望風相告曰。某先降而得某賞。不徒釋罪。又寵榮焉。必相率而俱降。此則降者見遇。貳者思奮之說也。尙寧爲賊用哉。漢韓信敗陳餘。令軍中無斬李左車。有生得者賞千金。至則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委心歸計。而問攻燕伐齊之策。卒用其謀。以平燕齊。唐李愬伐蔡獲李祐。諸將請殺之。愬不聽。以爲客。待間。召祐屏人語。至夜艾。軍多諫以爲祐不可近。愬待益厚。卒用祐定襲蔡之謀。且韓信李愬。皆一時名將。於左車祐必欲生之。而問以計。非以其有用故耶。今誠得如左車祐輩用之。亦勝筭之一助也。

朋黨

言朋黨。不過曰君子。曰小人。自昔朋黨之興。小人未嘗不得其志。以取勝於君子。君子不勝。而受禍亦未嘗不酷。其故何哉。小人姦詐而多才。惟欲挾朋類以擯君子。苟其徒不繁。而力不足以必勝。則包藏禍心。徘徊而不發。嘯召挽引。多其援助。以俟釁隙之可投。故發必奇中。而未嘗不取勝。至於君子者。直情徑行。不顧可否。必欲引衆小人。力與之角。而鮮儔寡與。勢常單弱爲難立。夫以直情特立之君子。抗姦詐羣輩之小人。雖庸夫亦知其必危。故一陷禍機。蕩無遺類。而受禍未嘗不酷。此東漢之黨錮。可爲流涕者也。人主必將愼察朋黨之邪正。使小人未衆而亟退。君子亟進而益多。則不可以不辨於早而戒其漸。不辨於早而戒其漸。則君子小人。朋進而鬨於前。將莫明其孰是孰非。而無可奈何。昔唐文宗恭儉自喜。其區區圖治之心。初非不切。然卒至危弱而不復奮。原其所自。實由朋黨亂之。每大謀議。甲可乙否。紛然盈廷。迭

相侵謗。如市人賈夫相與爭言於闤闠。天子顧爲軟語解釋。其人早朝晏罷。日惟朋黨之論。至謂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而唐史言其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無如之何。是君子小人鬨於前。莫明其孰是孰非而無可奈何也。臣嘗詳求當時朋黨之患。蓋起於李德裕、李宗閔、牛僧孺等。德裕固賢相。然宗閔僧孺初亦奇才。有名於時。及黨與一分。遂相傾軋。至爲小人所不爲者。而流波浸滋。爲縉紳禍。幾四十年。若楊嗣復、陳夷行、李珏、鄭覃輩。豈皆小人哉。亦爲黨勢磨軋而已。夫其始也。皆非小人。及爲黨勢磨軋。則有互相魚肉之心。是君子與小人分黨者。理之常。而君子亦各自以其所親愛爲黨者。禍之大也。宗閔僧孺同秉政。相唱和去異己者。德裕所善悉逐之。及德裕在相位。非其黨者。皆不容於會昌中。使賢如白居易。猶懼斥不自安。固求致身散地。冀於遠害。德裕能相。則凡德裕所薄。皆不次用之。至德裕之與。則雖草制不盡言。亦且貶黜。嗟夫。宰相之職。固將爲天子求人材而進之。士非天子所自識擢。則不以宰相進。何由登於朝而用於上。苟一相去位。門生故吏。與所親愛。無論賢不肖。率以其類相次廢黜。否則自疑而引去。雖天子所自識擢之士。於能相有一日雅。亦必見逐。曾不得少留於班列之下。夫人材由宰相進。雖未必皆賢。亦未必無奇能異士。卓然可以資世者。類以朋黨廢不用。則人主雖有籲俊之心。安得而器使之。夫以一相去位。士坐朋黨廢者。不知幾人。而又鼎軸之任。未幾輒易。則人材之沉滯閑散。可勝計耶。此人材常患乎乏使之因。而牛李所以禍世者也。臣故曰。君子與小人分黨者。理之常。而君子亦各自以其所親愛爲黨者。禍之大。然則人主其可不念。而爲臣者可不戒哉。